

後漢書集解

虞傅蓋臧列傳第四十八

後漢書五十八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睦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王先謙集解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

武平故城在今亳州鹿邑縣東北鄆元水經注云武平城西南七里

有漢尚書令虞詡碑題云君諱詡字定安虞仲之後定安蓋詡祖父經之別字也集解先謙曰武平今歸德府鹿邑縣西四十里

為郡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嘗稱

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

前書于定國字曼卿東海人其父于

公為縣獄吏郡法曹所決皆不恨為之生立祠其門閭懷父老方共修之于公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決獄多陰德未

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與者至定吾決獄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其庶國為丞相孫永為御史大夫也

幾乎子孫何必不為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年十二能通尚書

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

集解周壽昌曰案兩漢以孝弟設科舉順孫者此僅見

國相奇之

欲曰爲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後祖母終服闋辟

太尉李修府拜郎中

漢官儀曰修字伯游襄城人也集解汪文臺曰書鈔續漢書云虞詡從弟遜容長沙詡迎

與俱江水漲墮船詡投水中救一浮一沒遇救皆得不死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

將軍鄧騭曰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

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已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

保護者咸同詡聞之乃說李修曰

集解惠棟曰袁紀詡說太尉張禹與傳異也竊聞公

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

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卽已三輔爲塞三輔爲塞則園

陵單外

集解惠棟曰前書何並傳云冢問單外胡注單外言無蔽障

此不可之甚者也諺曰關

西出將關東出相

說文曰諺傳言也前書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鄧白起頻陽王翦漢興義渠公

孫賀傳介子成紀李廣李蔡上邽趙充國狄道辛武賢皆名將也丞相則蕭曹魏邴章平孔翟之類也觀其習兵壯

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曰涼州

在後故也其土人所曰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

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

捲而東席捲言無餘也前書曰雲徹席捲後無餘災也雖賁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

當禦議者喻曰補衣猶有所完謂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

非計疽癰瘡也集解惠棟曰言如疽之食肉浸淫腐潰而無止極也修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

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詔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

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四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之府也九卿謂太常光祿衛尉廷尉太

僕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等也集解惠棟曰王伯厚云樊準傳

永初初上疏五府調省中都官吏注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

也五府辟張楷辟黃瓊所注皆然或缺其一則謂之四府順帝紀

永和三年令大將軍三公各舉故刺史二千石及四府掾屬趙典

傳建初初典以四府表薦拜議郎注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府以

史考之永初永和皆缺太傅故稱四府注準典傳皆是此注則失

矣當云太傅三公大將軍謂之五府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

子弟皆除爲冗官冗散也音外曰勸厲答其功勤內曰拘致防其

耶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

集解惠棟曰王符潛夫論云

棄涼州却保三輔朝廷不聽後羌遂侵而論者多恨不從咸議余竊笑之所謂構亦悔不構亦有悔者爾未始識變之理地無邊則亡是故失涼州則三輔爲邊三輔內入則宏農爲邊宏農內入則洛陽爲邊推此以相況雖盡東海猶有邊也今不厲武以捍虜選材以全境而云邊不可守欲先自割便寇敵不亦惑乎其說與虞定安傳南容之議合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曰安慰之鄧騭兄弟曰詡異其議因

此不平欲曰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

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曰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

衰  
集解惠棟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槃根

錯節何曰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  
稜字伯威援族孫也  
稜勉之曰

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耶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

勉曰詡諱之知其無能爲也  
講當作  
朝歌者韓魏之郊  
韓界上黨魏界河內

相接犬牙  
故云郊也  
背大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  
敖倉在滎陽解見安紀也  
而青冀之人

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眾劫庫兵守成舉斷天下右臂

右臂喻要便也

此不足憂也今其眾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不令

有所拘閔而已

閔與礙同

及到官設令三科曰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

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

為下收得百餘人謂為饗會悉貫其罪使人賊中誘令劫掠乃伏

兵曰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曰采綖

縫其裾為幟

幟記也續漢書曰以絳縷縫其裾也集解惠棟曰一本作識

有出市里者吏輒禽

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遷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曰詡有將

帥之畧遷武都太守

集解惠棟曰考異云下云賊敗散南入益州本紀元初元年羌寇武都漢中據此似元初

元年為武都太守也然案西羌傳元初二年龐參抵罪後任尚屯

三輔時詡猶為懷令說尚用騎兵袁紀亦云懷令虞詡說尚又云

上問何從發此尚表云受于懷令虞詡由是知名引見嘉德殿厚

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詗因其兵散日夜進道

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

減竈而君增之孫臏爲齊軍將與魏龐涓戰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

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怯入吾地兵法曰行不過三十里曰戒不虞

三日士卒亡過半矣事見史記前書王吉上疏曰古者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詗曰虜眾多吾

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

兵來迎眾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

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眾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赤亭故城在今渭州襄武

縣東南有赤亭水也集解通鑑胡注案唐渭州漢隴西郡地漢武都唐階成州也此自是武都之赤亭非渭州之赤亭也又案郡國志武都下辨縣

有赤亭卽此詗乃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曰爲矢

力弱不能至并力急攻詗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

羌大震退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三百四十八續漢書云三發而三中虜眾潰詗因出城奮擊多所

傷殺明日悉陳其眾令從東郭門出北一作西郭門入貿易衣服回

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詗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

淺水設伏候其走路集解通鑑胡注詗知賊遇水必踏虜果大奔

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眾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詗乃占相地執

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目安集解惠棟曰

流民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餽五致一廣雅曰餽

千餘戶救反餽五致一謂用詗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辯沮及

五石質而致一石也並縣名沮今興州順政縣也下辯今成州同谷縣也沮音七余反

集解惠棟曰劉昫云漢下辯道屬武都魏於此置廣業郡領白石

縣又改白水為同谷辯音步免反數十里皆燒石剪木開漕船道

棟案漢李翕碑題名辯當作辨續漢志曰下辯東三十餘里有峽中當水泉生大石障塞水流每

至春夏輒溢沒秋稼壞敗營郭詗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皆圻

裂因鑄去石遂無汎溺之患也集曰人餽直雇借傭者於是水運



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鹽米豐賤十倍於前續漢書曰詡始到穀石千鹽石

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歲米石八十鹽四百流人還歸郡戶數萬人足家給一郡無事集解惠棟曰續漢書始到郡穀千五百脫

五百字續漢書引見坐法免永建元年代陳禪為司隸校尉數月御覽八百六十五卷

間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集解惠棟曰許

冲上說文云慎前以詔書校書東觀百官側目號為苛刻三公劾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疑即是也

奏詡盛夏多拘繫無辜為吏人患集解通鑑胡注三公欲致詡罪言盛夏當順天地長物之性不

當違法拘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人之御轡禮記

繫無辜曰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防為無用壞之者必有水敗尸子曰刑罰者人之鞭策也今州曰

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曰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

發舉臧罪非一二府恐為臣所奏集解劉攽曰案上文三公遂加

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尸諫耳韓詩外傳曰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

玉之賢而不能進蘧子瑕不肖不能退為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理衷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

君乃立召遜伯玉而貴之彌子瑕而順帝省其章乃爲免司空陶

敦漢官儀曰敦字文理京兆人也集解通鑑考異案袁紀孫程就

國在九月而敦免在十月蓋帝由此知敦不直因事免之不然

而獨免敦也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執每請託受取詔輒案之而

屢寢不報詔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

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

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曰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震爲樊豐所譖而死

書奏防流涕訴帝詔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

獄獄吏勸詔曰詔曰伏乞臣不遠近歐刀刑人之刀也集解通鑑宦

者孫程張賢等知詔曰忠獲罪乃相率奏乞見程曰陛下始與臣

等造事之時謂順帝爲太子被江京等廢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

者卽位而復自爲何曰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爲陛下盡忠而

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

中有姦臣

史記天官書曰虛危南有眾星曰羽林也

宜急收防送獄曰塞天變下詔出

詔還假印綬時防立在帝後程乃叱防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防

不得已趨就東箱

埤蒼云箱序也字或作廂巢解惠棟曰顏師古云正寢之東西室皆號曰箱言如箱篋之形也

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

阿母宋娥也

帝問諸尙書尙書賈

朗素與防善證詔之罪帝疑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詔子

顗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

乃入言之防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死或黜即日赦出詔程復上

書陳詔有大功語甚切激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尙書僕射

是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謫罰者輸贖號爲義錢託爲貧人儲而

守令因已聚歛詔上疏曰元年以來貧百姓章言長吏受取百萬

目上者何何不絕謫罰吏人至數千萬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尋

永平章和中州郡已走卒錢給貸貧人

走卒伍伯之類也續漢志曰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

六人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黃綬武  
官伍伯文官辟車鈴下侍閤門蘭部署街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  
所典領率皆赤幘絳繡即今行鞭杖者也此言錢者令其出資錢  
不役其身也集解劉放曰注街走卒又赤幘絳繡案後漢志街下  
有一里字又司空劾案州及郡縣皆坐免黜今宜遵前典獨除權  
云絳繡字誤

制於是詔書下詔章切責州郡譴罰輸贖自此而止先是靈陽主  
簿詣關訴其縣令之枉靈陽縣屬東平國故城在今兗州冀縣  
南也集解先謙曰今兗州府靈陽縣治

積六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臣章百

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曰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尙書尙

書遂劾曰大逆誅駁之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集解蘇輿曰漢  
世郡縣自辟屬

吏恩禮比古陪臣故縣令於主簿得蒙君父之稱雖對於朝廷不  
以爲嫌也邳惲傳惲爲縣令門下掾詣縣首狀曰虧君以生非臣  
節也又爲功曹時斥太守曰司正舉旒以君之罪告謝於天又曰  
此旒無君又復無臣北海景君碑府君欲養臣子弗留魏志高堂  
隆傳隆爲督郵督軍名泰山太守薛愷隆按劍叱曰臨臣名君義  
之所討也鍾毓傳入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聽君父已後臣子得  
爲理諉毓所創也此君父亦指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蠢之人  
長官言之集解及傳又此君父亦指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蠢之人

不足多誅帝納誦言咎之而已誦因謂尚書曰小人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詣闕告訴而不爲理豈臣下之義君與濁長吏何親而與怨人何仇乎聞者皆慙誦又上言臺郎顯職仕之通階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州無人宜令均平曰厭天下之望及諸奏議多見從用誦好刺舉無所回容也同曲數曰此忤權戚遂九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永和初遷尚書令曰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會卒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集解王補曰載誦此語於傳末與史記陳丞相世家末載平言我多陰謀云云王翦傳末載客言爲將三世者不祥云云同爲史法之所在恭有俊才官至上黨太守集解惠棟曰恭漢安二年爲太史令見律歷志

傅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靈州縣也集解惠棟曰此傳本字幼全採燮孫傳元所撰傳子也

起慕南容三復白圭乃易字焉

家語子貢對衛文子曰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王肅

注云玷缺也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一日三復慎之至也身長八尺有威容少師

事太尉劉寬集解惠棟曰案劉寬碑陰有傳南容名字再舉孝廉聞所舉郡將喪乃棄

官行服集解蘇與曰此為舉主行服之始桓鸞傳太守向苗舉鸞孝廉苗卒鸞去膠東令職奔喪終三年乃歸荀爽傳袁逢

舉爽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並其喪也此外屬吏之於其

長如郡吏樂恢為太守行服功曹李恂為太守李鴻服喪三年弟

子之於師如馮冑之於李邵制服心喪三年封丘令王元賞之門

生斬秋三年親視朝當時風氣之厚如此但與親喪無別則味

等差耳後為護軍司馬與左中郎皇甫嵩集解劉放曰案

字俱討賊張角變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

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左傳曰

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凱摛戡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

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

謂之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

六州皇甫嵩傳曰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此皆發蕭

皇甫嵩傳曰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

此皆發蕭

牆而禍延四海者也

集解惠棟曰劉陶疏曰角等竊入京師規視朝政故謂發蕭牆也先謙曰官本無者字

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剋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

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

寬容多所不忍故闇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

臣之所憂甫益深耳

甫始也

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

不可同器

韓子曰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同時而至也

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

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夫孝子疑於屢至

甘茂對秦武王曰昔曾參之居費魯

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人其母織自若也又告之其母自若也又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曰曾

參之賢與其母之信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見史記

市虎成於三夫

援傳見馬

若不詳察真偽

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

白起與應侯有隙構之秦昭王免起為士伍遷之陰密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

杜郵使賜劍自裁見史記案杜郵今咸陽城是其地鄆元注水經云渭水北有杜郵亭也陛下宜思虞舜四罪

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

殛音紀力反

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

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

身被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

惡及破張角變功多當封忠訴譖之續漢書曰變軍斬賊三帥卜已張伯梁仲宣等功高為封

首靈帝猶識變言識記也音志得不加罪竟亦不封呂為安定都尉呂

疾免後拜議郎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

已司徒崔烈呂為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變厲言

曰斬司徒天下乃安集解王補曰虞傳同傳以勿尚書郎楊贊集

惠棟曰王允傳有護羌校尉楊贊後為尚書奏變廷辱大臣帝曰問變變對曰昔冒頓

至逆也樊噲為上將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

臣之節願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曰噲可斬也冒頓匈奴單于名也前書曰季布為

中郎將軍單于為書嫚呂太后呂太后怒召諸將議之將軍樊噲曰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太后以噲言為然布曰樊噲

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萬困於平城噲時今涼州天下要衝國亦在其中今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



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鄜商別定隴右

前書韓王賜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爲隴西都尉別定北

地集解先謙曰官本韓作漢是

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曰爲斷匈奴右臂

武帝前書

分武威酒泉置張掖敦煌謂之四郡劉歆等議曰孝武帝北攘匈奴除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高姑羌裂匈奴之右臂姑音而遮反集解劉攽曰

注以高姑羌案高當作鬲

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內爲之騷動陛下卧不

安寢烈爲宰相不念爲國思所弭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

之士臣竊惑之若使左社之虜得居此地

說文曰社衣衿也

士勁甲堅因

曰爲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

集解王補曰袁紀此下有且無涼州則三輔危三輔

危則京師薄矣

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變議由

是朝廷重其方格

方正也格猶標準也

每公卿有缺爲眾議所歸頃之趙忠

爲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等謂忠曰傅南容前

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已

副眾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延謂燮曰南容少荅

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

論時也傳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權貴亦多

疾之是已不得留

一作封

出為漢陽太守初郡將范津明知人

劉放

曰案文明當作名聲之誤也明雖可通但前後多云名知人

舉燮孝廉及津為漢陽與燮交代

合符而去鄉邦榮之津字文淵南陽人燮善卹人叛羌懷其恩化

並來降附乃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時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

球為通姦利士人怨之

漢官曰司隸功曹從事即治中也

中平四年鄙率六郡

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燮知鄙失眾必敗諫曰使君統政日淺

人未知教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

集解周壽昌曰案論語本作以不教民戰民作人是

唐本避諱改燮引此語應有以字觀下云率不習之人率即以也然案鄭太傳亦有不教人戰是謂棄之之語蓋其書以四字成句

直截去

以字也今率不習之人越大隴之阻將十舉十危而賊聞大軍將

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眾上下未和萬一

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

挺解也集解蘇與曰挺緩

也必謂我怯羣惡爭執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人討成擒之賊

其功可坐而待也今不為萬全之福而就必危之禍竊為使君不

取鄙不從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進圍漢陽

城中兵少糧盡變猶固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

集解劉放曰時北胡騎數

千案文少一地字下文云鄉里羌胡是與變同北地人也皆夙懷變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變

歸鄉里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知變性剛有高義恐不能屈志已

免進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

自守鄉里羌胡

變北地人故云鄉里也

先佩恩德欲令棄郡而歸願必許之

徐至鄉里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之曰濟天下言未終變慨然而

歎呼幹小字曰別成

幹集曰幹字彥林集解惠棟曰林一作材見三國志注

汝知吾必死耶

蓋聖達節次守節

左傳曰曹公子臧曰前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

且殷紂之暴伯夷

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賢

史記曰伯夷孤竹君之子也武王載文王木主伐紂殷既平伯夷恥之義

不食周粟遂餓死論語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

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

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

孟子曰養吾浩然之氣趙岐注曰浩然天氣也

食祿又欲

避其難乎

左傳曰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也

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

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

程嬰解見馮衍傳

幹哽咽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

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變曰成敗之事已可知矣先起上有

霸王之業下成伊呂之勳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為吾屬師

乎

師即君也尚書曰作之君作之師也

變按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為賊說邪遂

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歿諡曰壯節侯

集解周壽昌曰案變未封侯豈死後贈爵耶范史不敘明

少幹知名位至扶風太守

集解惠棟曰裴松之云終於丞相倉曹屬有子曰元王補曰船山言漢之將亡

有可為社稷臣者唯傳變乎朱鶴盧植王允未足以當之文多不具載

蓋勳字元固敦煌廣至人也

廣至縣名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今謂之縣泉堡是也集解先謙曰今

安西州東

家世二千石

續漢書曰曾祖父進漢陽太守祖父彪大司初農謝承書曰父字思齊官至安定屬國都尉初

舉孝廉爲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貪橫從事武都

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曰免其負

乃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謀

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繼食鷹鷂欲其鷙

繼繫也廣雅曰鷙執也蒼頡解詁曰鷙鳴也鷙而亨之將何用哉鵠也食音嗣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鳴作鳴是

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爲梁使君謀不

爲蘇正和也怨之如初

續漢書中平元年黃巾賊起故武威太守酒泉黃雋被徵失期梁鵠欲奏誅雋動爲

言得免雋以黃金二十斤謝勳勳謂雋曰吾以中平元年北地羌子罪在入議故爲子言吾豈賣評哉終辭不受

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刺史左昌因軍興斷盜數千萬

斷謂割絕勳固

諫昌怒乃使勳別屯阿陽昌拒賊鋒

阿陽縣屬天水郡集解惠棟曰後漢改天水爲漢陽欲

因軍事罪之而勳數有戰功邊章等遂攻金城殺郡守陳懿勳勳

昌救之不從邊章等進圍昌於冀集解惠棟曰冀刺史治也昌懼而召勳勳初

與從事辛曾孔常俱屯阿陽及昌檄到曾等疑不肯赴勳怒曰昔

莊賈後期穰苴奮劍齊景公時燕晉侵齊景公以司馬穰苴為將

賈素驕貴夕時至穰苴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者云何對曰當

斬遂斬賈以徇三軍集解錢大昕曰後漢避明帝諱改莊為嚴此

稱莊賈董卓傳亦有穰苴斬莊賈之語明帝紀楚莊無災以致戒

懼皆後來校書者不學輒改之也西南夷傳楚頃襄王時遣將莊

豪又云漢王者莊厲之後西羌傳魯莊公伐秦此蔚宗敘事之詞故不避漢諱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

軍哉曾等懼而從之勳即率兵救昌到乃誚讓章等責曰背叛之

罪皆曰左使君若早從君言曰兵臨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

降也乃解圍而去昌坐斷盜徵曰扶風宋泉代之續漢書泉字作泉也集解汪文

臺曰范作泉非作泉亦非疑本作泉患多寇叛謂勳曰涼州寡於

因音近誤作淵又以避諱作泉學術故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勳

諫曰昔太公封齊崔杼殺君伯禽侯魯慶父篡位崔杼齊大夫齊莊公先通其妻

杆殺之慶父魯莊公弟莊公子開立此二國豈乏學者今不急靜是為潘公慶父襲殺潘公並見史記

難之術遠為非常之事既足結怨一州又當取笑朝廷勦不知其

可也梟不從遂奏行之果被詔書詰責坐曰虛慢徵時叛羌圍護

羌校尉夏育於畜官前書尹翁歸傳曰有論罪輪掌畜官音義曰畜音許救反集解應棟曰育事見

鮮卑傳先謙曰官本官皆作宮勦與州郡合兵救育至狐槃為羌

所破勦收餘眾百餘人為魚麗之陳麗音離左傳曰王以諸侯伐鄭鄭原繁高渠彌奉公為魚

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杜預注曰此魚麗陳法也集解應棟曰晉書載記曰狐槃在天水冀縣袁宏紀作狐磐羌精騎

夾攻之急士卒多死勦被三創堅不動乃指木表表標也曰必尸我

於此句就種羌演吾句就羌別種也素為勦所厚乃曰兵杆眾曰

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為負天勦仰罵曰死反虜汝何知促來

殺我眾相視而驚演吾下馬與勦勦不肯上遂為賊所執羌戎服

其義勇不敢加害送還漢陽後刺史楊雍卽表勳領漢陽太守時

人飢相漁食勳調穀稟之調猶發也先出家糧率眾存活者千餘人

巢解惠棟曰袁紀諸富室或匿不肯出穀勳曰我知罪矣乃後去

自出家穀以率之郡中聞之不督而送糗倉者二千餘斛官徵拜討虜校尉也

巢解惠棟曰袁紀勳著績西州知耿鄢之必敗

進上軍校尉蹇碩爲勳祖道京師榮之未至武都徵爲討虜校尉也靈帝召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

如此勳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尉蹇碩在坐帝顧問碩

碩懼不知所對而曰此恨勳帝又謂勳曰吾已陳師於平樂觀多

出中藏財物中藏謂內藏也曰臣聞先王曜德不觀兵語

日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曜德不觀兵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祗躡武耳左傳曰戎昭果毅以聽之帝

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勳時與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袁

紹同典禁兵勳謂虞紹曰吾仍見上上甚聰明但擁蔽於左右耳



若共併力誅嬖倖然後徵拔英俊曰興漢室功遂身退豈不快乎  
虞紹亦素有謀因相連結未及發而司隸校尉張溫舉勳爲京兆  
尹帝方欲延接勳而蹇碩等心憚之並勸從溫奏遂拜京兆尹時  
長安令楊黨父爲中常侍倚執貪放勳案得其贓千餘萬貴戚咸  
爲之請勳不聽具曰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案威震京師時小黃  
門京兆高望爲尙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爲孝  
廉勳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  
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府聚也集解惠棟曰魯語子叔聲伯曰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爲怨三府可謂多矣韋昭曰怨之所聚故曰府勳曰選賢所已報國也非賢  
不舉死亦何悔勳雖在外每軍國密事帝常手詔問之續漢書曰是時漢陽  
叛人王國眾十餘萬攻陳倉三輔震動勳領部兵五千人自請滿  
萬人因表用處士扶風孫瑞爲鷹都尉桂陽魏傑爲破敵都尉  
京兆杜楷爲威虜都尉弘農楊儒爲烏擊都尉長陵第五儁爲清  
寇都尉凡五都尉皆素有名悉領屬勳每有密事靈帝以手詔問

之集解惠棟曰注孫瑞上脫土字又魏倅獻帝紀有步數加賞賜

兵校尉魏倅疑卽是人先謙曰官本注手詔上無以字及帝崩

甚見親信在朝臣右集解惠棟曰袁紀動雖身在外甚見及帝崩信重乃著琴詩十二章奏之帝善焉

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勳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曰立功猶可寒

心足下小醜何已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孫卿子曰弔者在閭福與禍鄰莫知其門也卓得書意甚憚之徵爲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

精兵三萬屯扶風勳密相要結將曰討卓會嵩亦被徵勳曰朕弱

不能獨立遂並還京師自公卿曰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勳長揖爭

禮見者皆爲失色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隸校尉誰可作者

允曰唯有蓋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曰雄職乃曰

爲越騎校尉卓又不欲令久典禁兵復出爲潁川太守未及至郡集解

先謙曰書鈔七十六謝承書云勳還潁川太守民吏歎徵還京師

詠不容於口則是已至郡矣或無幾徵還慕其先聲也集解時河南尹朱雋爲卓陳軍事卓折雋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

勿妄說且汚我刀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武丁殷王高宗也

沃朕心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見尙書集解況

惠棟曰此事見楚語梅氏說命出自東晉蓋元固安得見之

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曰戲之耳勳曰不聞怒言可已爲戲

卓乃謝雋勳雖強直不屈而內厭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

十一遺令勿受卓賻贈卓欲外示寬容表賜東園祕器賻襚送之

如禮葬於安陵子順官至丞陽太守

臧洪集解惠棟曰洪傳全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射陽故城在今

也集解惠棟曰唐贈工部尚書臧懷恪碑歷敘臧氏作子父旻有

原案字从厂从泉後人復添三點見顧炎武金石文字記

幹事才謝承書曰旻達於從政爲漢良吏遷匈奴中郎將還京師

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爲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大小道里遠近

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熹平元年会稽妖賊許昭起兵

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乎

句章句章縣故城在今越州鄞縣西十三州志云句章之地南至

句章句餘其後併吳因大城之章伯功以示子孫故曰句章集解

何焯曰注南至集解惠棟曰吳志句餘餘當作無作許昌自稱陽明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為越王

帝攻破城邑眾曰萬數拜旻揚州刺史旻率丹陽太守陳黃擊昭

破之昭遂復更屯結大為人患旻等進兵連戰三年破平之獲昭

父子斬首數千級遷旻為使匈奴中郎將洪年十五曰父功拜童

子郎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為郎洪曰年幼才俊故拜童子郎也續

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章年始十二各能通經

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也集解惠棟曰注河

南趙建章依左魁梧壯大之貌也知名太學洪體貌魁梧有異姿魁梧壯大之貌也

日注梧音吾前書張良傳贊曰聞張良之知勇曰為其貌魁梧奇

偉應劭云魁梧邱虛壯大之意也蘇林云梧音梧師古曰魁大貌

也梧者言其可警悟今人讀為吾非也舉孝廉補郎上長即上縣屬瑯琊國故城在

秋之祝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為功曹時董卓弑帝國危

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謂超為廣陵兄今

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致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人殷

富若動桴鼓可得萬人已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唱義不亦宜乎超  
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先謂超曰聞弟爲郡委政  
戚洪洪者何如人超曰戚洪海內奇士才略智數不比於超矣邈  
卽引洪與語大異之乃使詣兗州刺史劉岱岱字公山豫州刺史孔伋  
伋字公緒遂皆相善邈旣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  
棗設壇場將盟旣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  
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  
尊毒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伋  
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瑁字橋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  
難糾收也凡我同盟齊心一力已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  
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左傳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神明殛之俾墜其師無克祚國也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聞其言

者無不激揚自是之後諸軍各懷遲疑莫適先進遂使糧儲單竭

兵眾乖散時討虜校尉公孫瓚與大司馬劉虞有隙超乃遣洪詣

虞共謀其難行至河間而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絕因寓於袁紹紹

見洪甚奇之與結友好曰洪領青州刺史前刺史焦和好立虛譽

能清談集解洪亮吉日案清談二字始此然則東漢之末漸尚元虛其風不自魏晉始也時黃巾羣盜處

處颺起而青部殷實軍革尙眾和欲與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

行而賊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禱羣神巫女巫也史祝史也

崇謂營機用幣以禳風雨霜雪水旱屬疫又恐賊乘凍而過命多

於日月星辰山川也禱謂告事求福也作陷冰丸曰投於河眾遂潰散集解惠棟曰前書郊祀志云堅水

冰丸投之冰上水即消液經和亦病卒洪收撫離叛百姓復安任

籍志曰扁鵲陷冰丸方一卷事二年袁紹憚其能徙爲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張超於

雍丘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

曹方穆而洪爲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日子源天

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圖乃徒

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自己眾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

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

下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今東武陽城四周紹使洪邑人陳琳曰

書譬洪示其禍福責曰恩義獻帝春秋曰紹使琳爲書八洪答曰

隔閡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爾雅曰武迹也而趨舍異規其爲愴恨胡

可勝言前日不遭比辱雅況比類也述敘禍福公私切至曰子之才

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是曰捐棄翰墨一無所酬

亦冀遙付褊心粗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

其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益家語孔子之郊與

蓋而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

語也

主人之旗鼓

洪常寓於紹故謂之主人也

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

搦捉也音卓反

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己輔佐主人無已為悔主

人相接過絕等倫

集解劉攽曰案文梅字無義未詳何字或曰梅當作益陸宗楷曰案無以為悔猶言內省不疚

也義本明顯解者失之

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掃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

被侵郡將邁尼

集解通鑑胡注郡將謂張超也

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

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

乎所已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

側席去者克己

來者側席而待之去者克己自責不責人也

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為今

日之戰矣

吳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逃去見史記

昔張景明登壇啗血奉辭奔走

卒使韓馥讓印主人得地後但已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

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

英雄記云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說韓馥使讓冀州與紹然則馥之

讓位景明亦有其功其餘未詳也集解惠棟曰郭圖字公則高幹字元才

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



告去何罪復見斫刺魏志呂布傳曰布破張燕軍而求益兵眾將

記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

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止於帳側布僞使人於帳中鼓箏紹

兵卧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牀被劉子璘集解

謂已死明旦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開城門布遂引去劉子璘惠棟

日裴松之云案公孫瓚表列紹罪過云紹與故虎牙將軍劉勳首

共造兵勳仍有效而以小忿枉害於勳紹罪七也疑此是子璘也

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已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捐霸

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除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

之利非遊士之願也是已鑒戒前人守死窮城亦已君子之遠不

適敵國故也左傳云公山不狃曰君子遠不足下當見久圍不解

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已爲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

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已求存崔杼殺齊莊

與盟以戰拘其頸劍承其心晏子曰劫吾已刃而失其意非勇也

崔杼遂釋之事見晏子左傳曰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

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故身傳圖象名垂

氏聞太史盡死執簡已往聞既書矣乃還也

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曰為一年之資

匡困補乏已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左傳曰楚子圍宋築室反耕杜預注曰築室於宋反

共耕田示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伯珪公孫瓚字張揚飛燕旅力

作難魏志曰張揚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為從事何進合於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進敗揚遂以所

將兵攻上黨仍署諸縣眾至數千又與袁紹合張燕常山人本姓

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為羣盜眾萬人博陵張牛角立起眾次癩

陶牛角為飛矢所中且死告其眾曰必以燕為帥角死眾奉燕故

改姓張燕僞悍捷速過人軍中號為飛燕眾至百萬號曰黑山後

助公孫瓚與紹爭冀州也集解劉攽北都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

日注張牛角立起案文立當作之北都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

乞歸之記耳股肱猶手足也言北邊有倉卒主人當鑒戒曹輩反

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已

為救獨不念黃中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城於鉅野前書彭越將其眾居鉅野

中無所屬漢王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也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受命

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

矣孔璋足下微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

盟主

謂袁紹也臧洪策名於長安

集解通鑑胡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

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

集解王補曰此書較魏志臧洪

傳少四百四十餘字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

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

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空與此禍

與音預集解何焯曰軍當從三

國志作君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於袁氏本無

怨隙今爲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當捨明府去也初尙掘

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啟內厨米三斗請稍爲饘粥

杜預注左傳曰

饘糜也音洪曰何能獨甘此邪使爲薄糜徧班士眾又殺其愛妾

之延反

已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莫有

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

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

集解通鑑胡注自袁安至袁隗

四世安爲司徒子敞爲司空孫湯爲司空曾孫逢爲司空隗爲大傅凡五公

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

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缺望非冀

前書音義曰缺猶冀也缺音羌隗反

多殺忠良已

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而不能

同心戮力爲國除害坐擁兵眾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

天下報仇

公羊傳曰事君猶事父也父受誅子復仇推刃之道

何爲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

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爲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爲諸生

親幕於洪隨爲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

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

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

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

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

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  
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論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跣且號束甲請舉誠足  
憐也夫豪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  
算已相向者蓋惟利勢所在而已況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  
外敵之衡已紆倒縣之會忿悁之師兵家所忌前書魏相上書曰  
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  
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  
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其人眾欲見威於敵可謂懷哭秦之  
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節存荆則未聞也吳破楚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  
百乘敘楚敗吳兵於稷事見左傳及史記言臧洪徒守節致死不  
能如包胥之存楚也集解王補曰宋楊時言袁曹方穆而紹之與  
超無一日之雅則雍丘之圍非切於已欲其背好用師已濟不切  
之難則紹之不聽未為過而洪之絕紹毋乃不諒彼己與其不屈  
而死過矣與范論同意而范言豪傑所趨舍與守義之心異  
尤中當日事勢然觀洪策名長安之語所謂義存君父者矣

贊曰先零擾疆鄧崔棄涼胡變令圖再全金方

集解惠棟曰金方謂涼州涼州在西

涼州有金城郡

蓋勳抗董終然允剛洪懷偏節方屈志揚

八終

後漢書五十八

後漢書集解卷五十八校補

虞詡傳東海于公注其父于公為縣獄吏郡法曹官本法作決是

吾決獄六十年官本年下有矣字

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注說文曰諺傳言也至丞相則蕭曹魏

邴韋平孔翟之類諺官本文注皆作嘑又注之類也官本注類下無也字案諺說文正字嘑假借字

去敖倉百里注見安紀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明日悉陳其眾官本眾上有兵字

自沮至下辯官本自作出

開漕船道注續漢志曰柳從辰曰注續漢志御覽五十三引作書

十倍於前注續漢書曰官本注書作志

刑罰者人之御官本御作衛是注禮記曰官本注無禮字

愚蠢之人官本蠢作蠢是



及諸奏議多見從用

案詔永建四年奏復安定北

永和初遷尚書令

柳從辰曰袁宏紀永和元年武陵太守奏蠻夷

虞詡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以蠻夷獸心貪婪難整是故羈縻緩撫受而不逆叛而不追今賦而稅之必不償所費必有後悔之不追上不從

會卒

柳從辰曰河南通志胡墓在鹿邑縣西北四十七里

傳變傳

官本變皆作變俗字

然後用十六相注謂之八元

官本注末有也字

夫孝子疑於屢至注見史記

官本注末有也字

議者曰為斷匈奴右臂注除昆邪十萬之眾

官本注除作降是

然憚其名不敢害

案文此處當脫仍奏請封變某侯并變轉某官否則下文似不接且議郎亦不得即拜太守也

權貴亦多疾之

柳從辰曰袁紀變嚴格有志操性剛直履正不為權貴改節

諡曰壯節侯集解周壽昌曰

至少疏

柳從辰曰袁紀上甚悼惜策諡曰壯節侯案諡壯節侯錢

大昭氏亦疑傳誤然范氏史法本密不至一傳之中前後文亦不相應如此其為上脫變封侯事明矣惟下文不言幹嗣蓋前

為宦官沮抑僅得關內侯耳禮曰生無爵死無諡漢治近古有  
追諡無追爵故孝宣推恩張賀必先封賀子彭祖為陽都侯而  
後追賜賀諡為陽都哀侯後漢恩澤諸侯之追諡一稟此例也  
方中德云漢制列侯比於春秋有諡無爵不諡故西漢雖弱侯  
亦諡東漢雖三公不諡無爵而賢者亦予之諡自東晉始也據  
此則漢亦生無爵死無諡矣乃傳變當封被沮黃瓊讓封見許  
及其卒也一諡壯節侯一諡忠侯而變子幹瓊孫琬琬時並未侯  
亦不言嗣幹未蒙推恩之封則壯節侯必非由鄉里此易知也如非生  
爵內侯更自以賜諡則瓊諡亦必非由鄉里而止則無說以通之  
嘗月受封爵而所封又僅為關內侯及身而止則無說以通之  
傳既不載非有脫文而何若謂壯節侯之諡為誤未必袁  
紀亦誤也至諡必由大行奏策策見前書景紀中元二年

蓋勳傳斷盜數千萬注斷謂割絕官本注絕作截同

乃使勳別屯阿陽注阿陽縣屬天水郡地詳宋均傳案宋均傳均族子意為阿陽侯相此本

上黨郡陽阿侯國之誤注所釋却即此阿陽

邊等進國昌於冀集解惠棟曰冀刺史治也地詳安紀

今罪已重不得降也罪原作重據錢大昭辨疑本改官本不誤案原作今重已句重不得降也句亦通

曰扶風宋臬代之注續漢書臬字作泉也案宋出扶風疑即孝靈宋后之族也以服膺孝

經之人而以臬為名固宜不類且以是名入官亦朝廷所不計  
疑本是臬字誤為臬復譌為泉耳汪氏乃謂臬泉為因淵展轉之  
誤其說近鑿蓋以臬因同  
是牙音耳然臬亦牙音也

時叛羌圍護羌校尉夏育於畜官集解先謙曰官本官皆作宮

昭曰漢制有牧師苑分在河西六郡界中皆令官主養馬此所  
云畜官是也注以為右扶風畜牧所在誤謹案如錢說則作官  
是也柳從辰曰  
袁紀亦作畜官

滇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柳從辰曰此下袁紀有勳曰我欲死不  
去也眾曰金城購君羊萬頭馬千匹欲

與君為一勳咄咄  
曰我死不知也

帝常手詔問之注取十餘萬十餘萬袁紀同官  
本注作十萬餘非凡五都尉官本注  
都上行

郡  
字

子順官至永陽太守柳從辰曰漢末置永陽郡百官志注引獻帝起  
居注永陽郡建安十八年屬雍州案都國志

不載魏志建安十  
九年省今地無攷

臧洪傳父曼有幹事才注道里遠近官本注遠  
近作近遠

起兵句章注南至句餘注句餘原誤句章據何焯校本改官本不誤

夏率丹陽太守陳夤官本陽作楊誤

可得萬人官本作可得二萬人

禁禱羣神注以釀風雨霜雪水旱厲疫官本釀誤

都東武陽錢大昭曰郡治本在濮陽故特書都東武陽

則僕抗季札之志注見史記官本注末有也字

卒使韓馥讓印官本馥作牧

亦復僵尸麾下官本僵作殭

不適敵國故也注杜預注曰官本注曰作云

南史不曲筆目求存注崔書弒其君官本注弒作殺

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柳從辰曰袁紀十作千疑誤

知終不為用乃命殺焉柳從辰曰山東通志洪墓在朝城縣南二里

卷五十八按補

三  
天家所忌主天義皆王注兵義承上義兵言原誤

張衡傳第四十九

集解洪亮吉日案注最草率當時不知何人分注又卷頁獨長蓋注後未加校勘耳

後漢書五十九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暉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王先謙集解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

西鄂縣故城在今鄧州向城縣南有平子墓及碑在焉崔瑗之文也集解

惠棟曰張平子碑云其先出自張老為晉大夫納規趙武而世為反其侈書傳美之沈欽韓曰一統志張衡墓在南陽縣北

著姓祖父堪蜀郡太守

集解錢大昕曰案張堪在列傳第二十一卷彼云南陽宛人此云南陽西鄂人縣名

小異耳何焯謂別一張堪非是

衡少善屬文游於三輔因入京師觀太

學遂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淡靜不

好交接俗人

集解通鑑胡注驕者以才驕人尚者以才向人惠棟曰碑云體性溫良聲氣芬芳仁愛篤密與世無傷可

謂淑人君子者矣

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承平日久

自王侯已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曰諷諫精

思傳會十年乃成文多故不載大將軍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衡

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厯算常耽好玄經

桓譚新論曰揚雄作玄書以爲玄者

天也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爲本統而因附類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故必義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揚雄謂之玄玄經三篇以紀天地人之道立三體有上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爲八十一卦以四爲數數從一至四重累變易竟八十一而編不可損益以三十五著撰之玄經五千餘言而傳十二篇也集解通編胡注致極也思相吏反劉攽曰注以三十五著撰之案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太玄乃用三十六撰作五字誤也

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

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

子雲當哀帝時著太玄經自漢初至哀帝二百歲也

復二百歲殆

將終乎

自中興至獻帝百八十九年也

所曰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

四百歲玄其興矣

自此已上並衡與崔瑗書之文也集解惠棟曰衡集與崔子玉書曰乃者與朝賀明日拔讀太

元經知子雲特極陰陽之數也以其滿汎故故時人不務此非特傳記之屬心責與五經擬漢家得二百歲卒乎所以作興者之數

其道必顯一代常然之符也元四百歲其興乎竭已精思以揆其義更使人難論陰陽之事足下累世窮道極微子孫必命世不絕且幅寫一通藏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

集解惠棟曰碑云舉

之以待能者

孝廉為尚再遷為太史令

漢官儀太史令屬太常秩六百石也

遂乃研覈陰陽妙盡

璇機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

漢名臣奏曰蔡邕曰言天體者有三

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

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

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靈憲序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

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于渾體是為正儀故靈憲作與衡集無算

罔論蓋綱絡天地而算之因名焉集解沈欽韓曰隋書天文志永

元十五年詔左中郎將賈逵始造太史黃道銅儀至桓帝延熹七

年太史令張衡更以銅製以四分爲一度周天一度四尺六寸一

分亦于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令司之者閉戶而唱之以告靈臺之

觀天者璇璣所加某星始見某星已中某星今沒皆如合符案衡

歿於永和四年志言延熹者誤洪頤煊曰九章算術劉徽注引張

衡算謂立方爲質立圓爲渾又言質六十四之面渾二順帝初再

轉復爲太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自去史職五

載復還乃設客問作應問言見其志云

問非也衡集云觀者觀余去史官五載而復還非進

取之勢也唯衡內識利鈍操心不改或不我知者以為失志矣用為問余余應之以時有遇否性命難求因茲以露余誠焉故名之應問云有問余者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

為也論語曰孔子曰下學而上達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

式昭德音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逸詩曰祈昭之情情式昭德音式用也昭明也集解惠棟曰注立功立事可以永

年今文尚書太誓文是故伊尹思使君為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虛言而已

哉必旌厥素爾尚書伊尹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旌明也素猶志也集解惠棟曰事見孟子

注引偽尚書非也咎單巫咸寔守王家咎單巫咸並殷賢臣也尚書曰咎單作明居又曰巫咸保父王家也

申伯樊仲寶幹周邦服袞而朝介圭作瑞申伯申國之伯也樊仲山甫也為樊侯並周

宣王之卿士詩大雅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注翰幹也服袞謂申伯為冢宰服袞冕之服也又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注云寶瑞也

圭長尺二寸謂之介也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丕歟且學非已要利而富

貴萃之貴已行令富已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稱已大業易繫辭曰盛德大業

至矣哉富有之謂大賁已文美實由華興器賴雕飾為好人已與

業日新之謂盛德也



服為榮吾子性德體道篤信安仁約已博藝無堅不鎖已思世路

斯何遠矣論語曰篤性好學又曰仁者安仁又曰彘滯曰官今又原

之日官史官也左傳曰天子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已需

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又曰夷道若類進道若退易雜卦必也學

日需不進也集解官本考證曰舊本或無此雖下十四字

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內昭

獨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見謗于鄙儒天衢天道也言徒銳思

深厲淺揭隨時為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其孤技邪揭褰衣也音

風曰深則厲淺則揭爾雅曰由帶以上為厲山膝以下為揭言遺

時制宜遇深水則厲淺則揭也易隨卦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莊子

曰朱泚曼學屠龍於支離蓋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技

音渠綺反責術何獨妙思於機巧者也集解劉敞曰注支離蓋案

莊子蓋當作益支離其名益參音三輪可使自轉集解沈欽韓曰王

耳後人不讀莊子妄改為蓋參三輪可使自轉集解沈欽韓曰王

鼓車案宋書志指南車其木雕猶能獨飛集解沈欽韓曰公輸子

始周公作張衡始復集解沈欽韓曰公輸子

之三曰不下抱朴子應廟墨子刻木雞以厲天構集解沈欽韓曰公輸子

如廣博物志文士傳張衡嘗作木鳥假以羽翮腹中施機能飛

數里說文

已垂翅而還故棲蓋亦謂其機而銘諸

垂翅故棲謂再為史官也蓋何

不也銘利也諸之也問者言衡作三輪木雕尙能飛轉已乃垂翅故棲何不調其機關使利而高飛邪傳子曰張衡能令三輪獨轉也

昔有文王自求多福

詩大雅文王篇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人

生在勤不索何獲

左傳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又曰不索易若卑何獲吾欲求之集解先謙曰官本無注

體屈己美言已相剋

剋勝也衡集作美言以市也

鳴于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

詩小雅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喻求仕用後遷於高位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孟子曰金聲而玉振之

勳雪前吝婞俚不柔已意誰斬也

各恥也左傳曰宋公斬之杜預注云歲而相愧曰斬應之

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

祿之不夥而恥智之不博

方言曰凡物盛而多齊宋郊謂之夥音和果反

是故藝可學

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懸得之在命

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案

此謂天子高懸爵位得者在命也

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不臻

速召也懷來求也旃之也

之無益故智者面而不思

面俯也集解先謙曰官本面作俯古俯止作面

貼身已微幸固

貪夫之所為未得而豫喪也

也

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志

孰云非羞

孟子陳代問孟子曰枉尺而直尋若可為也孟子曰昔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

如不待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

尋直尺而利亦可為歟趙岐注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固窮故虞人

不得其招尙不往如何君子不待其招而妄於心有猜待則簋殮

見也尺小尋大不可枉大就小而以其招也

餼餼猶不屑餐旌誓已之殮殮也簋食器也殮音孫詩云有蒙簋

介也以用也爰旌誓餼人也一作爰精目列子曰東方有人焉猶

爰精目將有適也而餼於道狐丘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殮以餼

之爰精目三餼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我狐父之人丘也爰精

目曰諱汝非盜邪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歌之不出喀

喀而死之也集解劉攽曰注子何為者也案文是對答之辭也字

當作曰沈欽韓曰呂覽介立篇作爰旌目列子說符亦作旌目新

序節士作族目注引作精目非

先謙曰正文待字衍官本無

孟軻已之孟子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

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遠行遠行者必以贈予何為不受若於齊

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趙

岐注云兼金好金也價兼倍於惡者故曰兼金一百百鎰也二十

兩為鎰賸送行者贈賄之禮也在齊時無事于義未有所處也義

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賄所取我欲使我懷惠也集解劉放曰注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先謙曰官本注受之無之字遠行者無遠字士或解祲禍而襲黼黻或委雷築而據文軒者度德

拜爵量績受祿也反解祲禍謂雷也委雷築謂傳說也祲音常主反方言曰自闕而西謂稽稽短者謂之祲也

輸力致庸受必有階受或作爰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紛錯人用臆

朦臆朦言未睹也集解劉放曰案蔡邕臆亦有此二字作臆朦從目是也此誤黃帝為斯深慘有風后者

是焉亮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厯數然後天步有常則

風后之為也史記曰黃帝迎日推策舉風后力牧以理人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又曰旁羅日月星辰春秋內事曰黃

帝師於風后風后善於伏羲氏之道故推演陰陽之事甄文志陰陽流有風后十三篇也當少昊清陽之末實

或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顓頊而申理之日月即次

則重黎之為也帝王紀曰少昊字清陽國語楚觀射父曰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人神雜揉不可方物顓頊承之乃

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人各有能因茲受任鳥師

以屬人重少昊氏之子黎顓頊氏之子人各有能因茲受任鳥師

別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並濟左傳鄭子曰少皞鳥師而鳥名鳳鳥氏厯正也玄鳥氏司

分也伯趙氏司至也青島氏司啟也丹鳥氏司閉也又  
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  
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四  
畫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  
叔分主三正言其不兼業也  
畫六十刻夜四十刻冬至日南極而影長夜六十刻畫四十刻也  
易通卦驗曰冬至晷長丈三尺夏至晷長尺五寸謂立八尺表之  
陰天且不堪兼況曰人該之也該補夫玄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

時也涉冬則漏泥而潛蟠避害也說文曰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

天秋分而入川言出入有時也公旦道行故制典禮曰尹天下懼

教誨之不從有人之不理尹正也道行道者非也仲尼不遇故

論六經曰俟來辟辟君也公羊傳曰孔子恥一物之不知集解惠

子法言聖人之于大  
下恥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可一衡集考字

也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人無所麗麗附也公羊傳曰

旒也言爲下所  
執持西東也燭武縣縶而秦伯退師城而下也左傳曰秦伯圍

鄭鄭伯使燭之武夜縶而魯連係箭而聊城施标魯仲連齊人也  
出說秦秦伯爲之退師

仲連為書係箭射聊城中燕將自殺見史記施廢也拆行夜木也從往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

要在說夫張儀說諸侯連和事秦為橫蘇秦說諸侯連咸曰得人兵拒秦為從蘇秦往則從合張儀來則從離咸曰得人

為梟失士為尤梟猶勝也猶大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前書曰樊

封舞陽侯高帝常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噲乃排闥直入流涕曰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也高祖踞洗

曰對酈生日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不宜踞見長者於是酈公

輟洗當此之會乃鼂鳴而鼂應也噲君臣相感也焦贛易林曰鼂

謝之當此之會乃鼂鳴而鼂應也噲君臣相感也焦贛易林曰鼂

韓曰莊子天運篇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故能同心勦力勤恤人

風而化司馬彪注雄者鼂類雌者鼂類故能同心勦力勤恤人

隱人隱而除其害也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

介之策各有攸建集解惠棟曰左傳文子長謀之爛然有第前書音義曰謀

司馬遷字子長作史記著功夫女魃北而應龍翔洪鼎聲而軍容

臣等傳粲然各有第序也女魃旱神也北猶退也應龍能興雲雨者也山海經曰蚩尤作

息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蓄水蚩尤請風

伯雨師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妖雨止遂殺蚩尤妖不得復

上所居不雨妖亦魃也音步末反聲或作罄容或作客衡集容作

害並未詳也集解沈欽韓曰大荒北經作魃吳任臣本作妣文字指歸云女城禿無髮注妖乃妣之訛國客不入軍軍客不入國燕享好合鼎俎在前則干戈自息矣聲是得暑至而鵲火棲寒冰汙升之誤注謂聲或作罄容或作客皆非而黿鼉蟄棲息也禮記月令曰季夏土潤溽暑鵲火午之宿也三月在午六月在酉言當季夏之時鵲火退於酉近疑也

今也皇澤宜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質其劑若修成之不暇尙

何功之可立質劑猶今分支契也許其猶言交通也周禮曰凡賣買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鄭玄注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劑音子隨反集解立事有三言爲下

先謙曰官本支作文考證曰注文字別本作支立事有三言爲下

列下列且不可庶矣美翼其二哉左傳魯叔孫豹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杜預

注云立德黃帝堯舜也立功禹稷也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于茲縉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者

風據失塗者幽僻遭遇難要趙偶爲幸世易俗異事勢舛殊不能

通其變而一度已揆之易繫辭曰通其變使人不倦也斯契船而求劍守株而伺

兔也契猶刻也呂氏春秋曰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所從墜也舟已行而劍不行若此求劍

不亦惑乎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之折頸而死因釋耕守株冀復得兔爲宋國笑也冒愧遲願必無

仁已繼之有道者所不履也越王句踐事此故厥緒不永

史記曰越王句

踐先吳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於夫椒越王捷徑耶

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此為冒愧逞願自取敗也

捷疾也歛斂也音翦

至我不忍已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已歛肩

孟子曰阿意事貴有

肩所尊俗之情也歛亦脅也集解王會汾曰案章懷所引孟

雖有

犀舟勁櫓猶人涉叩否有須者也

前書曰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

犀堅也詩衛風曰招招舟子人涉叩否人涉叩否叩須我友叩我

也須待也鄭玄注云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而不涉言室家之

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婚姑亦奉順敦篤守已忠信得

如不成喻仕當以道不求妄進也

之不休不獲不吝

姑且也休美不見是而不憎居下位而不憂允

上德之常服焉

惜猶悶也易曰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

棟曰今易楷作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高睨而大談孔甲

閑宜據古文

且不足慕焉稱殷彭及周聃

帝王紀曰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

知天規紀地典力牧常先封胡孔甲等或以為師或以為將藝文

志陰陽有地典六篇殷彭即老彭殷賢人也睨視也高視大談言



不同流俗衡集作矢談矢亦直也義亦通也集解沈欽韓曰論  
摘輔象黃帝知命糾俗天老錄教力牧準斥鳩治決法五聖道  
級闢紀補闕地典州與世殊技固孤是求或技巧也音伎本  
緒七輔得而天地治

平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輪扁為輪者名扁也扁音

桓公曰斲輪之法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

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也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子亦不能

受之於臣言汗曼屠龍既無所用輪子觀木雕獨飛慙我垂翅故

扁斲輪亦不能教人也汗音匹萌反子觀木雕獨飛慙我垂翅故

棲吾感靈龜附鴟悲爾先笑而後號也龜蝦蟇也音胡媚反周身

咷集解先謙曰官本置作去沈欽韓云龜疑龍之譌說文龍盾諸

也徐鍇繫傳龍七宿切爾雅郭注龍黿似蝦蟇居陸地淮南謂之

去蝦蟇案去龍即去蝦也若使附逐嗜腐斐豹曰斃督燔書禮至曰

鼠之鳴必為所食故下云先笑後咷斐豹曰斃督燔書禮至曰

掖國作銘之左傳曰晉樂盈復入於晉欒氏之力臣曰督我國人懼

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殺之杜預注曰蓋豹犯罪沒  
為官奴以丹書其罪左傳衛伐邢禮至與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  
之禮至自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國子邢正卿禮至本弦  
衛人仕邢為大夫掖謂挾之而投于城外也衡集豹字作隸也弦  
高曰牛餽退敵墨翟曰紫帶全城左傳曰秦師襲鄭及滑鄭商人  
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牛十二

靖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出於敝邑敢僞從者秦孟明曰鄭有備矣  
滅滑而還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以攻宋墨子之守有餘楚王曰善  
城公輸般九攻墨子九拒公輸般之攻盡墨子之守有餘楚王曰善  
哉吾請無攻宋矣策解沈欽韓曰御覽引滕作裸方言禪衣江淮  
南楚之間謂之裸北堂書鈔引裸作賁高曰端辭顯義蘇武曰禿  
襟義同字誤與解帶義連不當為滕賁高曰端辭顯義蘇武曰禿  
節效貞賁高趙相也端猶正也獨正言趙王不反高帝賢而蒲且  
已飛增逞巧詹何曰沈鉤致精列子曰蒲且子之弋弱弓纖繳乘  
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針為鉤荆篠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奕  
魚周禮曰增矢用弋射鄭玄注云結繳於矢謂之增增高也奕  
秋曰碁局取譽王豹曰清謳流聲也孟子曰奕秋通國之善奕者  
又曰王豹處於淇僕進不能參名於二立退又不能羣彼數子立  
而河西善謳也僕進不能參名於二立退又不能羣彼數子立  
謂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也上云立事有三言為下列且不可  
庶况其二哉故言不能參名於二立之流也臣賢案古本作二立  
流俗本及衛集立字多作匹匹三墳之既頹惜八索之不理  
非也數子謂斐豹以下也匹三墳之既頹惜八索之不理  
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國以為三墳五典三皇  
之書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此以下言不能立德立功惟欲立言而  
已庶前訓之可鑽聊朝隱乎柱史前書東方朔曰首陽為拙柱下史

朝隱終身無且韞櫝曰待價踵顏氏已行止論語子貢曰有美玉忠是爲上也

善價而沽諸子曰我待價者也夫子謂顏回曾不慊夫晉楚敢告

誠於知己孟子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

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已精銅鑄成圓徑八尺合蓋隆起形

似酒尊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七百五十二引續漢書酒尊作傾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

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

承之蟾蜍蝦蟇也蟾音時占反蜍音時諸反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

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

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

已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

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

集解沈欽韓曰帝紀陽嘉二年京師地震袁紀同衡於陽嘉元年造此器而三四年內只有京師地震無隴西地震事作傳者但欲

美術之巧思不復推檢實事自此已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時政事漸

損權移於下衡因上疏陳事曰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

遭傾覆龍德泥蟠傾覆謂順帝為太子時廢為濟陰王蟠音薄寒反廣雅曰蟠曲也揚雄方言曰未升天龍謂之

蟠今乘雲高躋磐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位必先倥偬之也倥音

反倥音子弄反埤蒼曰倥偬窮困也亦謂順帝被廢時也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

物偽左傳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險阻難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

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福祉神祇集解蘇興曰福祉疑衍一字受譽黎庶

而陰陽未和災眚屢見神明幽遠宜鑒在茲福仁禍淫景響而應

集解先謙曰官本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世

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為效矣事見官故恭儉畏忌必蒙祉祚奢

淫詔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遞忘反

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欲豈唯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

性善情惡情勝則荒淫也

得思義故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

何陷於凶患乎楚辭曰瞻前而顧後兮援鏡自戒謂引前事以為鏡而自戒敎也韓詩外傳曰明鏡所以照形往古

所以貴寵之臣眾所屬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皆

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辟也辟罪也音頻亦反頃年雨常不足

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恒陽若者也恒常也若顧也孔安國注洪範云君行僭差則常陽

順之常陽則多旱也集懼羣臣奢侈昏踰典式自下逼上集解惠棟曰尚

書云無敢昏違遠與殿同韓非子云管仲父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

京師地震土裂順帝永建三年正月京師地震也裂者威分震者人擾也君曰靜

唱臣曰動和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也竊懼聖思厭倦制不

專己恩不忍割與眾其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

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明雖疏不失災異示人前

後數矣而未見所革曰復往悔革改也復反也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

下思惟所已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取羣臣

一日爵二曰祿三曰予四曰置五日生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修則

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初光武善

識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已

妖言衡已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歷

已定吉凶重之已卜筮雜之已九宮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鄭玄注云太一者北

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神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

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從於坤宮自此而從於震宮又自此而從於巽宮所以行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於乾宮又自此而從於兌宮又自此而從於艮宮又自此而從於離

宮行則周矣上游息於太一之星而反紫宮行起從坎宮始終于離宮也集解惠士奇曰紫宮者午位之離反紫宮所謂陰起於午

由此逆行自離而艮而兌而乾而中央而巽而震而坤而坎坎一

離九先謙曰北神當作北辰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

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前書曰齊肅明者神或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

硯音胡  
歷反

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

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

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目道術立名其

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

之後乃始聞之

眭弘字孟魯國蕃人也昭帝時以明經為議郎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好洪範五行傳說宣帝時為

太子太傅又成哀時有詔使劉向及子歆為祕書校定經傳諸子

等九流謂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見

藝文志並無讖說也集解問若璩曰緯起哀平而平子言成哀之

後乃始聞之讀班書李尋傳成帝元延中尋說王根曰五經六緯

尊術顯士則知成帝朝已有緯名矣下言成於哀平之際最分明

也惠棟曰荀悅申鑒云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臣悅叔父故司空

爽辨之蓋發其偽也有起于中興之前終張之徒所作乎惠士奇

云錄圖緯簿見呂覽亡秦者胡亦錄圖中語似起戰國至哀平而

大興棟案以亡秦者胡為

錄圖中語據王充論衡也

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

則殛死禹乃嗣興

殛誅死也集解何焯曰理當作涇因下共工理

水致誤惠棟曰理本作治尚書有能俾乂又治

也堯使鯀治洪水而鯀墜之故箕

子謂鯀汨陳其五行也何說非

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

集解惠棟曰理

亦治字共工治河事見汲郡竹書及周語在鯀前而張平子駁之非也 凡識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

識獨已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輸班與墨翟

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衡集云班與墨翟並當子思時出仲尼後

母死公輸若尙幼般請以機封般與班同則公輸班正出春秋時矣案今墨子作公輸盤古文通也又言別有益州

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前書武帝始置益州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

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集解惠棟曰楊子法言云一卷之書不勝異說也聖人

之言執無若是殆必虛僞之徒已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摘讖

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

十篇何爲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

定後人皮傳無所容纂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藝四九謂八十

無所容竄又揚雄方言曰秦晉言非其事謂之皮傳謂不深得其

情核皮膚淺近強相傳會也後人不達皮膚之意流俗本多作頗

傳者誤也無所容竄謂不容妄有加增也莊子曰鼠句籍辭續漢

書亦作鼠本作纂者義亦通也集解惠棟曰說文云讖驗也河洛



所出書曰讖者類篇曰讖書河洛書也鄭元大藝論曰六藝者圖所生也又曰郊祀志云上使梁松等案河雒讖文以章句細微相況八十一卷明者爲驗又其十卷皆不昭指是當日河洛讖文八十一卷皆有章句故云篇錄已定其餘皆不昭指故云無所容纂也皮傳猶皮續也論衡云盡也皮續桓譚新論云讖出河圖洛書但有朕兆而不可知後人妄復加增依托孔丘誤之甚也洪頤煊曰頗猶偏也頗傳謂以偏詞相傳會義亦得通

永元中清河宋景遂曰歷紀推言水災而

僞稱洞視玉版

近甲開山圖曰禹遊於東海得玉珪碧色長一尺二寸圓如日月以目照自達幽冥言宋景歷紀推

知水災非洞視玉版所見者也集解惠棟曰王季年拾遺記云堯得玉版方尺隱天地之形又曰神人操玉簡授禹長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時之數使量度天地禹卽執持此簡以平定水土先謙曰官本注目作自下無自字者字

或者至於弃家

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曰爲證驗至於永建復統

則不能知

永建順帝卽位年也復統謂廢而復立言讖家不論也

此皆欺世罔俗曰昧執位

情僞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

而競稱不占之書

謂競稱讖家也集解通鑑胡注黃帝命伶倫吹律大撓作甲子容成造歷而律歷之學傳矣京

房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伏羲之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伏羲觀河圖而畫八卦陰陽家謂之九宮一六八爲白

二黑三碧四綠五黃七赤九紫至今承用之惠棟曰京氏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而坎離震兌不與焉胡氏以爲六十四卦誤也九宮之說見易乾鑿度劉牧取以爲河圖妄也詳棟所撰易漢學

誠曰實事難形而虛僞不窮也

韓子曰客爲齊王畫者問畫孰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易鬼魅最易狗

馬人所知也故難

鬼魅無形故易也

宜收藏圖識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

瑕玷矣後遷侍中

集解惠棟曰碑云遷公車司馬令侍中

帝引在帷幄諷議左右

惠棟曰文士傳云從容諷議拾遺左右

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懼其毀已皆共

目之衡乃詭對而出

集解惠棟曰穀梁傳云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

其譏之衡常思圖身之事曰爲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立賦

立道也德也老子曰

言宣寄情志

集解惠棟曰李善云順桓二帝之時國政稍微專恣內豐平子

欲言政事又爲奄豎所讒蔽意不得志欲游六合之外勢

既不能義又不可但思其元遠之道而賦之以申其志耳其辭曰

仰先哲之立訓兮雖彌高其弗違

立訓道德之訓也論語顏回曰仰之彌高

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

論語孔子曰里仁爲美宅不處仁焉得知里宅皆居也集解先謙曰注擇作宅異文

潛服膺曰永觀兮縣日月而不衰說文曰膺匈也禮記曰服膺拳拳而不息觀音才性反前書音

義曰觀與靜同伊中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貞節修謂自修為善也楚辭曰苟中情其好修兮

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竦企立也禮記曰為人臣止於

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跌蹉也音徒結反志國圓曰應懸兮誠心固

其如結國圓垂貌詩曰心之憂矣如或結之集解先謙曰官本國圖作國圖旌性行曰制佩兮佩夜

光與瓊枝旌明也夜光美玉瓊枝玉樹以喻堅貞也楚辭曰折瓊枝以繼佩也縞幽蘭之秋華兮又

綴之曰江離案縞音租緩反字書亦纂字也纂繫也諸家音並戶

苕苕苗也楚辭曰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皆取芬芳以象德也集解錢大昕曰說文縞維綱中繩也讀若畫又讀若維諸

家讀為戶珪反者是也章懷讀為纂則文當從雋說文有縞無縞章懷音誤惠士奇曰文選縞作縞引說文曰縞幃曰縞幃一名縞

爾正婦人之幃謂之縞今之香囊在男美襲積曰酷裂兮允塵邈

曰幃在女曰綺然則縞者係囊之繩也

而難虧襲積衣福也酷裂香氣盛也司馬相如曰酷裂淑郁又曰

而不歇以喻道德著美幽而不屈也集解惠既娉麗而鮮雙兮非

是時之攸珍

姊音口瓜反王逸注楚辭曰姊好也攸所也言德雖美好而時人不珍也

奮余榮而莫見

兮播余香而莫聞幽獨守此仄陋兮敢忘皇而舍勤

怠惰也皇暇也舍廢也

幸二八之選虞兮喜傳說之生殷尙前良之遺風兮惘後辰而無

及

二八八元八愷也選遇也音五故反虞虞舜也惘慕也惘痛也音通辰時也痛已後時而不及之也

何孤行之煢煢兮予不羣而介立感鸞鸞之特棲兮悲淑人之

稀合

山海經曰女牀山有鳥五采名曰鸞見則天下安寧又曰九疑山有五采之鳥名鸞淑善也特獨也言靈鳥既獨棲善人

亦少合也集解惠棟曰李善云廣雅曰鸞鳳屬也

彼無合其何傷兮患眾僞之冒真旦獲

譏于羣弟兮啟金滕而乃信

旦周公也譏謗也信音申成王立周公攝政其弟管叔蔡叔等謗言云公

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誅二叔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成王與大夫啟金滕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策

方信周公忠於國家也見尙書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見上有事字

覽烝民之多僻兮畏立辟曰危

身烝眾也僻邪也辟法也詩曰人之多僻無自立辟也

曾煩毒曰迷或兮羌孰可與言己

也羌發語辭也言己之志無可與言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續紛而之也集解惠棟曰或與惑同集作惑

不理湛音沈續紛亂貌也願竭力已守義兮雖貧窮而不改執雕虎而試象

兮彫焦原而跟止雕虎有文也彫臨也焦原原名也跟足踵也尸

象之未試吾或焉有力者則又願為牛與象自謂天下之義人也

惡乎試之曰夫貧窮太行之獲也跡賤者義之雕虎也吾曰試之

矣又曰莒國有名焦原者廣尋長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

近也有以勇見莒子者獨卻行刺踵焉此所以服莒國也夫義之

為焦原也高矣此義所以服一世也衡言躬履仁義不避險難亦

足以服一代之人也集解惠棟曰義集作誼鄭眾周禮注云古者

書儀但為義今庶斯奉曰周旋兮要既死而後已左傳史克曰奉

時所謂義為誼堅論語孔子曰死俗遷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圖方化變也珍蕭

而後已不亦遠乎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蕭蒿也笥篋也蕙芷並香草也貴蕭

艾蕭蒿也笥篋也蕙芷並香草也貴蕭艾喻任小人謂蘭芷為不香喻奔賢

人也集解先謙斥西施而弗御兮羈要裊曰服箱斥遠也西施越

日官本蘭作蕙於皎反裊音奴了反呂氏春秋曰要裊古之駿馬也服駕也稍車

也言疏遠美女又以駿馬駕車並喻不能用賢也集解劉攽曰案

要裊古良馬當作要從馬錢大昕曰要裊之名本取疊韻劉必行

政從馬則要亦當作要所謂泥俗而不通于古也文選羈作繫行

陂僻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陂不正也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

遇之無常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

航船也孫卿子曰倫合苟容以持祿周書

陰符曰四輔不存若濟河無舟矣

欲巧笑曰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襲溫恭之微

衣兮披禮義之緒裳

襲重也周禮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曰緒集解惠棟曰披集作被

辨貞亮曰

爲璵兮雜技藝曰爲珩

說文曰璵文曰珩革女聲絲鄭玄注云璵小囊盛帨巾也珩

佩玉也

昭綵藻與雕琢兮璜聲遠而彌長

璜佩玉也爾雅曰半璧曰璜言佩服之美喻道德之

盛淹棲遲曰恣欲兮耀靈忽其西藏

淹久也棲遲游息也耀靈日楚辭曰耀靈安藏言年歲

之蹉跎也恃已知而華予兮鵲鳩鳴而不芳

己知猶知己也華榮也子衡自謂也鵲鳩鳥名喻謏

人也廣雅曰鵲鳩布穀也楚辭曰恐鵲鳩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

之不芳王逸注云以喻謏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被罪也言恃知已

以相榮反遇讒而見害也集解沈欽韓曰龍龕手鑑云子鳩鳥大

如布穀不得即以爲布穀也案廣雅鵲鳩子鳩也鵲音鳩布穀

也注引誤羅願爾雅翼或以鵲鳩爲伯勞太史公云昔古厭建正作

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奮興鵲鳩先澤澤即鳴也離騷鵲鳩

鳴若伯勞以仲夏時鳴豈復有芳草邪冀一年之三秀兮適白露

之爲霜

三秀芝草也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間說文曰道迫也方秀過霜喻以賢被謏也時疊疊而代序兮

疇可與乎比伉

臺齊進貌也謂四時更進而代序

疇誰也伉偶也伉協韻音苦耶反

咨妬嫫之難並

兮想依韓曰流亡

咨歎也妬忌也嫫美也音胡故反楚辭曰嫫目

仙人韓終也為王採藥王不肯服終自服之遂得仙楚辭曰羨韓

眾之得一流亡謂流遁亡去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仙人韓終終

一作恐漸冉而無成

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章心猶與而狐疑兮即岐陟

而攄情

遁曰保名

文君文王也端正也楚辭曰詹尹端策拂龜周易遁卦

大焉集解惠棟曰晁說之云遁上九肥遁陸希聲云本作飛說之

未知陸所據棟案姚寬西溪叢語曰周易肥遁無不利肥古字作

悲與古蜚字相似即今之飛字後世遂改為肥字張平子賦引易

上九飛遁無不利謂去而還也曹子建七啟云飛遁離俗是古易

皆作飛故陸氏據以為說王輔嗣注此爻云翺繳不能及似王本

作飛也子夏傳云肥饒裕也孔氏正義從之遂改為肥注淮南九

師訓云云案劉向別錄云所校讐中易傳淮南九師道訓除復重

定著十二篇淮南王聘善為易者九人從之採獲故中書署曰淮

南九師書棟案九師道訓唐時歷眾山曰周流兮翼迅風曰揚聲

已亡此採自張衡集中舊注也

遁卦艮下乾上艮為山故曰歷眾山從

二至四為巽巽為風故曰翼迅風也

二女感於崇岳兮或冰折

而不營

通上九變而為咸咸感也咸卦艮下兌上從二至四為巽與兌為二女也崇岳謂艮也從三至五為乾易說卦曰乾

為冰兌為毀折陽不求陰故曰冰折而不營也

天蓋高而為澤兮誰云路之不平

乾變為兌乾為

天兌為澤故曰天為澤言天高尚為澤誰云路之不平言可行也

劬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

崢

崢高峻貌嶢音堯崢音士耕反

懼筮氏之長短兮鑽東龜曰觀

禎

左傳晉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言筮之未盡復以龜卜之也周禮龜人掌六龜之屬東龜曰東屬其色青也集解惠棟曰

左傳筮短龜長馬融注曰筮史短龜史長故云筮氏先謙曰官本東屬作果屬

遇九皋之介鳥兮怨素意

之不逞

詩小雅曰鶴鳴九皋注云皋澤中溢水出所為也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介耿介也龜經有棲鶴兆也言卜得鶴兆

也逞快也協韻音丑貞反

遊塵外而瞥天兮據冥翳而哀鳴

瞥視也音普列鵬反冥翳高遠也鵬

鵲競於貪婪兮我修絜曰益榮

鵲鵲鳥也

子有故於玄鳥兮歸

母氏而後寧

子謂衡也有故於玄鳥謂卜得鶴兆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汝縻之言子歸母氏然

後得寧猶臣遇賢君方享爵祿勸衡求聖君以仕之也集解先謙曰文選注古文周書曰周穆王姜后晝寢而孕越姬嬖寵而育之

寢以玄鳥二七塗以彘血寘諸姜后遠以告王王恐發書而占之曰蜉蝣之羽飛集於戶鴻之戾止弟弗克理皇靈降詠尙復其所



問左史氏史豹曰蟲飛集戶是日失所惟彼小人弗克以育君子  
史良曰是謂闕親將留其身歸於母氏而後獲室冊而藏之厥休  
將振王與令尹冊而藏之於櫝居三月越姬死七日而復言其情  
曰先君怒予甚曰爾夷隸也胡竊君之子不歸母氏將實而大戮  
反王子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俶裝悔惡也元辰吉辰也俶整也旦余沐

於清原兮晞余髮於朝陽

晞乾也朝陽曰也爾雅曰山東曰朝陽楚辭曰朝濯髮於陽谷夕晞余身乎九

也漱飛泉之漚液兮咀石菌之流英

漚液微流也咀嚼也石菌芝也英華也翺鳥舉

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

翺飛也音許緣反走猶赴也音奏八荒八方荒遠地也淮南子曰登太山履石

封以望

過少皞之窮野兮問三丘乎句芒

帝王紀曰少昊邑于窮桑都曲阜故或謂之窮

桑帝地在魯城北衡欲往東方故先過窮桑之野三丘東海中三山也謂蓬萊方丈瀛洲句芒木正東方之神也

何道真

之涓粹兮去穢累而票輕

道真謂道德之真班固幽通賦曰矧沈躬於道真不澆曰涓不雜曰粹票音匹

妙反猶

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

鼇大龜也列子曰勃海之東有大壑焉其中有

五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隨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仙聖詠於帝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

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不動并音皮媛反楚辭曰鼇戴山抃說文并拊手也

留瀛洲而採芝兮聊且已

乎長生

東方朔十洲記曰瀛洲在東海之東上生神芝仙草有玉石膏出泉如酒味名之爲玉酒飲之令人長生也

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

扶桑日出所出在陽谷中其桑相扶而生見淮南子

之玉醴兮餐沆瀣曰爲糧

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郭璞注曰言岑也楚辭曰餐六氣而飲沆瀣王逸注

云沆瀣夜半氣也糧或作糧

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

山海經曰崑崙墟在西北方八

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昔夜也穀生也衡此夜夢禾生於崑崙山之上卽下文云抨巫咸以占夢含嘉秀以爲穀是也衡集注及近代注解皆云昔日夢至木禾今親往見焉是爲發

昔夢也臣賢案衡之此賦將往走乎八荒以後卽先往東方次往南方乃適西方此時正在陽谷扶桑之地崑崙乃西方之

山安得已往崑崙見木禾乎良由尋究不精致斯謬耳朝吾行

於暘谷兮從伯禹於稽山

暘谷曰所出也孔安國注尙書曰禹登茅繇爲崇伯故稱伯吳越春秋曰禹登茅

山大曾計理國之道故

集羣神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

左傳曰禹合諸

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國語仲尼曰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客曰敢問誰爲神仲尼曰山川之守足

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食指長沙曰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

長沙

言謂後至也爾雅曰食僞也

哀二妃之未從

今潭州也從稽山西南向長沙故云邪徑存猶問

也重華舜名葬于蒼梧在長沙南故云南鄰也

二妃舜妻堯女娥皇女英翩連翩也憤奔也顛  
水涯也劉向列女傳曰舜陟方死于蒼梧二妃

死于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湘夫人也禮記云舜葬蒼梧  
二妃不從也集解沈欽韓曰案列女傳無湘夫人也四字  
流目覩

夫衡阿兮睹有黎之圯墳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陂以孤魂

之曲也黎顥頊之子祝融也爲高辛氏之火正葬於衡山圯毀也  
盛宏之荊州記云衡山南有南正重黎墓楚靈王時山崩毀其墳

得營丘九愁蔚蔚曰慕遠兮越卬州而愉敖紀  
頭圖焉  
河圖曰天有九部入柱東

南神州曰農土正南邛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  
開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東北

咸州曰陽立正東揚州曰信土愉樂也  
 遊也集解錢大昕曰蔚蔚文選作鬱鬱  
 躋日中于昆吾兮憩炎

天之所陶淮南子曰日至于崑吾是謂正中高誘曰云崑吾巨名在南方憩息也東方朔神異經曰南方有火山長四十

里廣四五里晝夜揚芒爍而絳天兮水泣沍而涌濤芒光芒也字林曰爍飛火

也音必遙反注音胡犬反溫風翕其增熱兮愁鬱邑其難聊溫風炎風

也淮南子曰南方之極自北戶之外南至委火炎  
風之野二萬二千里怒音奴靚反爾雅曰怒思也  
顓臾旅而無友

兮余安能乎留茲韻獨也音苦骨反不能留此將復西行也集解錢大昕曰韻與塊同聲相近說文韻讀若魁

顧金天而歎息兮吾欲往乎西塘

金天氏西方之帝少皞也嬉戲也

前祝融使舉

麾兮纒朱鳥曰承旗

纒繫也音山綺反朱鳥鳳也楚辭曰鳳皇翼其承旗也

躡建木於廣都

兮拓若華而躊躇

躡次也拓猶折也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若木之野后稷葬焉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躊躇猶徘徊也躊音超軒

直流反躊音直余反集解先謙曰官本未作木疑當作末

藪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曰娛余海

經曰軒轅之國在窮山之際其下壽者八百歲龍魚在其北一日鯪魚有神巫乘此以行九野一日龍魚在汪野北其為魚也如鯪

魚白人之國在龍魚北也集解周壽昌曰李善注汪氏國在西海此國足龍魚也山海經有白民無白人李注避諱改

土之殊風兮從蓐收而遂徂九土九州也蓐收西方神也徂往也欲還中土也歛神化而

蟬蛻兮朋精粹而為徒蟬疾貌也音許勿反蛻音稅說文曰蟬蛻蟬所解皮也音許去故就新若蟬蛻也朋猶

侶也精粹美也集解劉攽曰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蹶

注案文當云蛻蟬所解皮也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蹶

厥鄭玄注禮記云蹶行遠之貌也淮南子曰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闔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

曰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爾雅曰台我也野協韻音神渚反亂弱水之潺湲

兮逗華陰之湍渚正絕流曰亂山海經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川環之注云其水不勝鳥毛潺湲流貌也逗

止也華陰華山之北號馮夷俾清津兮櫂龍舟曰濟子號呼也聖賢冢墓記

也臨河故云湍渚曰馮夷者弘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為河伯龍魚

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俾使也清靜也津濟度

處靜之使無波濤也櫂櫂也淮南子曰龍舟鸞首浮吹以虞子我

也集解劉攽曰注為河伯龍魚案文伯下當有一字未詳或云是

主字惠棟曰得水仙為河伯句龍魚河圖古書名也所載五嶽

四瀆諸神姓氏甚詳引見御覽劉以龍魚屬上讀殊失考據會

帝軒之未歸兮悵相伴而延佇帝軒黃帝也儲鼎於湖在今湖城縣與河華相近未歸謂黃帝得仙

升天神靈未歸相伴猶徘徊也集解惠棟曰仲候握河咽河林之

紀云帝軒題像配永循機鄭元注云軒轅黃帝名也咽河林之

蔡蔡兮偉關雎之戒女咽音許吏反爾雅曰咽息也蔡蔡茂盛貌

國風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黃靈詹而訪命兮摻天道其

女君子好仇衡觀河洲而思之也

焉如黃靈黃帝神也爾雅曰曰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曰黃

帝答言也六籍六經也

神達昧其難覆兮疇克謨而從諸達道也爾雅曰覆

審也疇誰也謨謀

也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昆兄也淮南子曰昔公牛哀

虎搏而殺之鼈令殪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鼈令蜀王名也令

不知其兄也位也引長也揚雄蜀王本紀曰荆人鼈令死其尸流亡隨江水上

至成都見蜀王杜宇杜宇立以為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鼈

令以其國禪之號開明帝下至五死生錯而不齊兮雖司命其不

代有開明尚始去帝號復稱王也死生錯而不齊兮雖司命其不

晰錯交錯也司命天神也春秋佐助期曰司命神名為減黨長八

尺小鼻望羊多髭癯瘦通於命運期度晰明也協韻音之逝反

集解惠棟曰鄭元云司命掌察三命晰集作晰舊注云寶號行於

喇昭晰也音云曳切古制折通本與世韻不須協也寶號行於

代路兮後膺祚而繁廡寶謂孝文寶皇后也繁廡茂盛也呂太后

趙近家遺宦者吏必置我趙伍中宦者忘之誤置代伍中姬涕泣

不欲往相強乃行至代代王獨幸寶姬生景帝後立為皇后景帝

生十四子後至王肆侈於漢庭兮卒銜恤而絕緒王謂孝平王皇

光武中興也書聘以黃金二萬斤遣劉歆奉輿法駕迎后于第及莽篡位后

嘗稱疾不朝會莽誅后自投火中而死恤憂也詩小雅曰出則銜

恤絕緒言尉尨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邁武尉謂都尉顏驥也尨

無後也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鬢眉皓白問何時為郎何其老也

對曰臣姓顏名驥以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



產而為對輦運也遠避也車謂張車子也有夫婦夜田者天帝見

財可以借而與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及期夫婦輦其

賄以逃同宿有婦人夜生子問名於其父父曰生車間名車子其

家自此之後遂大貧徹見搜神記集解洪亮吉日張慎竈顯於言

車子事不知始出何書今惟見搜神記及鬼神志

天兮占水火而妄諱爾雅曰諱告也左傳曰日有食之梓慎曰將

鄭將火鄭大夫裨竈請瓘瓘王瓚禳火子產弗予竈曰不用吾言

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爾所及遂不與亦不復火也

集解惠棟曰諱劉伯莊梁叟患夫黎丘兮丁厥子而事刃親所睇

音素對反師古音碎

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梁叟梁國之老人也丁當也睇視也矧

丈人往市醉而歸者黎丘奇鬼效其子之狀而道苦之丈人醒謂

其子曰吾為而父我醉女道苦我何故其子泣曰必奇鬼也丈人

明日之市醉其真子迎之丈人拔劍而刺之事音毋綿攀曰滓己

側利反前書音義曰江東人以物插地中為事也

兮思百憂自疾綿攀猶牽制也滓音胡鼎反衡集注云滓引也

重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棐忱而佑仁監視也孔甚也棐輔也忱誠

唯輔誠信而助仁德也尚書

曰天監厥德又曰天威棐忱湯蠲體曰禱祈兮蒙麗禴曰拯人潔



也祈求也爾雅曰麗大也禴福也帝王紀曰湯時大旱七年殷史  
卜曰當以人禴湯曰必以人禴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以己  
爲牲禴于桑林之社果大雨言蒙天大福以拯人衡集祈  
字作祐祐祭也禴音斯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拯下有救字景三慮  
曰營國兮熒惑次於它辰景宋景公也三慮謂三善言也景公有疾司馬子韋曰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  
君當祭之可移於相公曰相股肱也除心腹之疾而實之股肱可  
乎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所以爲國無民何以爲君曰可移於歲公  
曰歲所以養人也歲不登何以畜人乎子韋曰魏顆亮曰從理兮鬼  
曰君善言三熒惑必退三舍見呂氏春秋也魏顆亮曰從理兮鬼  
亢回曰傲秦魏顆亮曰從理兮鬼  
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妾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  
病則亂吾從其治也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頭而顛  
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咎繇邁而種德兮德樹茂乎  
父也爾用先人治命余是以報也  
英六尚書曰咎繇邁種德注云邁行也種布也英六並國名咎繇能行布道德子孫茂盛盛封於英六帝王紀皋陶卒葬之於六  
禹封其少子於六以奉其祀六故城在今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  
壽州安豐縣南也集解惠棟曰見左傳  
彫而已毓根生謂寄生也言百草至寒皆彫落唯寄生獨榮於桑之末本草經桑上寄生一名寄生一名寄屑一名寓木一名宛童  
以喻咎繇封於英六餘國先滅英六獨存也集解洪亮吉曰案唐  
虞諸臣之後惟皋陶之裔英六滅最早何得謂餘國先滅此獨存

乎衡意當謂二國既滅至漢時復有英布  
繼起故云升既彫而已毓似此解稍近  
有無言而不讐兮又何

往而不復言咎繇布德行仁廣流後裔詩  
盡遠迹曰飛聲兮孰謂

時之可蓄飛聲譽誰謂時之可待言易逝也  
仰矯首曰遙望兮魂

傲惘而無疇惘惘猶惘惘也  
集解惠棟曰李善云楚辭曰悵

中之隘陋兮將北度而宣遊宣徧也  
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汜而

不流淮南子曰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大海之極有凍寒積冰雪雹  
羣冰之野磴音牛哀反世本云公輸作石磴說文曰磴皚霜

雪之貌也蓋古字磴與皚通音胡故反杜預注左  
寒風淒而永

傳云汜閉也集解惠棟曰李善云方言曰磴磴堅也  
至兮拂穹岫之騷騷玄武縮於殼中兮騰蛇蜿而自糾  
蛇也曲禮

曰前朱雀而後玄武設龜甲也爾雅曰騰騰蛇  
蜿屈也糾纏結也騷騷叶韻音修糾音古由反  
魚矜鱗而并凌兮

鳥登木而失條音力澄反失條言寒也  
坐太陰之屏室兮慨含

歎而增愁太陰北方極陰之地也楚詞曰遷鬼神於太陰  
怨高陽

之相寓兮仙顓頊之宅幽高陽氏帝顓頊也山海經曰東北海之  
外附禺之山帝顓頊與九嬪葬焉相

也寓居也側屈也音乞鳳反宅幽謂居北方幽都之地尙書庸織曰宅朔方曰幽都集解惠棟曰舊注云側小貌也去鳳切

絡於四裔兮斯與彼其何瘳庸勞也織絡猶經緯往來也瘳愈也言勞於往來四方經積冰炎火之地

彼此亦何差也織或作識絡或作駢集解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惠士奇曰絡集作路涉路東西有似乎織

縲乎不周淮南子曰北極之山曰寒門楚辭曰踳絕垠乎寒門垠音玉巾反廣雅曰垠垠也縲馬韁也音思列反不周西

北方山也垠或作限也迅颺滿其腋我兮驚翩飄而不禁颺風也滿疾也音肅腋送也翩飄亦

疾貌也禁協韻音金趨谿囁之洞穴兮標通淵之砢砢谿囁深貌也俗音呼含反囁音呼加反砢

音林亦深貌也既經重陰乎寂寞兮愍墳羊之潛深重陰地中也國語曰魯季

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蟲若羊焉使問仲尼仲尼對曰土之怪曰墳羊集解惠棟曰陰集作瘖舊注云瘖古陰字追慌忽

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慌忽無形貌也集解惠棟曰張逸遺令云地底冥冥長無曉期楚辭遠遊云恐

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托乘而上浮注上浮升雲也出右密之閭野兮不識

蹊之所由右謂西方也密山名也山海經曰西北曰密山黃帝取

棟曰集作石密章懷此注誤當刪李善得之沈欽韓曰西山經作峯山之玉榮策字誤穆天子傳注引亦謬玉策蔡邕傳注引山海

經亦作王策陰作陽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速召也燭龍北山之神也山海經曰西北

海之外有神人面蛇身而赤其眼及晦視乃明不食不寢是燭九陰是謂燭龍炬可以昭明集解沈欽韓曰大荒北經其眼乃晦其

視乃明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瑤谿瑤岸也山海經曰注誤

鍾山其子曰鼓其狀人面而龍身是與欽瑪殺祖江於崑崙之陽瑪音邛爾雅曰劉殺也聘王母於銀臺兮羞

玉芝曰療飢王母西王母也銀臺仙人所居也羞進也本草經曰白芝一名玉芝戴勝愁其既歡兮

又謂余之行遲山海經曰崑崙之丘有人戴勝虎齒有尾穴處名義之音也臣賢案張揖字詒愁笑貌也鳴之別體音許近反與此載

義合也集解沈欽韓曰注鳴乃听之誤說文听笑貌愁與听通載

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詩含神霧曰太華之山上有明星玉女主持玉漿服之成仙宓妃洛

水神咸姢麗曰盛媚兮增嫫眼而蛾眉姢姢好也音古巧反盛音野謂妖麗也嫫音胡故反好

貌也楚辭曰嫫目宜笑也集解惠棟曰呂氏春秋云公姢且麗盛與治通治又作野易繫詞治容誨淫古文作野舒妙婧

之纖腰兮揚雜錯之袿徽婧音財性反謂妍婧也袿音圭婦人之上服爾雅曰婦人之微謂之褙郭璞注

云即今之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礪目遺光的礪明也遺光言光彩射也集解先謙曰

環能本道德卽佩環也玄黃謂緙絳也尙書曰厥  
篚玄黃言玉女宓妃等旣獻環佩又贈以緙絳也  
雖色豔而賂美

於不納兮並詠詩而清歌雙材謂玉女宓妃也卽上文所謂二女感於崇岳也歌曰天地烟

天地烟煴張揖字詒曰薺古花字也處子處女也懷思也莊子曰綽約若處子詩曰有女懷春集解惠棟曰薺集作葩李善云說文

多集解惠棟曰論語摘將答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賦謂玉女所歌

呂負坻兮亘螭龍之飛梁

重高萬一千里上有不死樹在其西今以不死木爲牀也集解沈

欽韓曰案前文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二句屑瑤案曰

當在此下蓋彼敘東方陽谷不合有崑崙之語錯入也屑瑤案曰

為糗兮斟白水曰為漿瑤瓊也楚辭曰屑瓊漿以為糗糗也斟

水其白水東南流人中國名為河也抨巫咸曰占夢兮迺貞吉之元符耕反又補耕

反巫咸神巫也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彭巫謝等十巫衡既夢木禾今故令巫咸占之也元善也滋令德於

正中兮合嘉禾曰為敷滋茂也淮南子曰皆張中則務種穀說文

謂之禾既垂穎而顧本兮爾要思乎故居穎穗也本禾本也言禾

故居也淮南子曰孔子見禾三變始於粟生於苗成於穗乃歎曰

我其首禾乎高誘注云禾穗向根君子不忘本也集解惠棟曰爾

亦集作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姑且也懿美也廬猶居也戒庶寮曰夙

會兮僉恭職而並返僉皆也豐隆軒其震霆兮列缺暉其照夜

雷也軒聲也音普耕反震霆霹靂雲師也霆音廷列缺電也暉光也雲師難曰交集兮凍雨沛其灑塗

沛雨貌也塗協韻音徒故反楚辭曰使凍雨兮灑塵韞琬與而樹

葩兮擾應龍曰服輅輅音魚綺反爾雅曰載轡謂之輅郭璞注云

輅輓上環也轡所繫也瑁以玉飾車也樹立

也葩華也於車上建華蓋擾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布頌

日懷柔百神森振余袂而就車兮修劍揭兮低昂修長也揭低昂貌也冠

其映蓋兮佩緤纚曰輝煌音五各反一作岌並冠高貌也映蓋謂冠與車蓋相映也緤音林纚音

離盛貌也輝音胡本厚光貌也集解惠棟曰琴琴集作品品五咸切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攄而超

驤八乘八龍也楚辭曰駕氛旄溶曰天旋兮蜺旌飄而飛揚氣天

旌羽旌也溶音勇王逸注楚辭曰溶廣大貌也蜺旌虹也撫輪軼而還睨兮心灼藥其如湯

辭曰溶廣大貌也蜺旌虹也撫輪軼而還睨兮心灼藥其如湯音

零說文曰車輻間橫木也楚辭曰倚結輪兮太息軼音之是反杜

子春注周禮云軼兩轆也說文云車輪小穿也還睨顧瞻也藥音

鏐熱貌也言顧瞻羨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忘上都謂天上

也衡既徧歷四海方欲遊於天上故左青瑀曰捷芝兮右素威曰

司鉦青瑀青文龍也捷堅也音巨偃反芝蓋也素威白虎前長離

使拂羽兮委水衡乎玄冥長離即鳳也水衡官名主水官也玄冥

後裔屬箕伯曰函風兮激渙浥而為清箕伯風師也函猶含也激

典反楚辭曰切渙認之流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翬翬也俗王逸注曰渙認垢濁也

鳴玉鸞也音嬰楚辭涉清霄而升遐兮浮蔑蒙而上征霄雲也蔑象氣也

音莫孔反上征上於天也揚紛翼翼已徐戾兮焱回回其揚靈翼翼

雄甘泉賦曰浮蔑蒙而徹天翼翼刻其揚靈王逸注云揚其光靈也皇刻叫帝閭使闢扉兮覲天皇于

瓊宮閭主門者天皇天帝也揚雄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洩已彤

彤史記曰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

樂也洩洩彤與融同也集解惠棟曰洩洩彤彤考理亂於律鈞兮

意建始而思終詩序曰太平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

立均宋均注曰均長入尺施絃以調六律也樂叶圖徵曰聖人承天以

之樂考政化之得失而思其終始也集解惠棟曰注治世改太平

遊唐惟盤逸之無斁兮懼樂往而哀來亦又音徒故反古度字也

莊子曰樂未畢素撫弦而餘音兮大容吟曰念哉素素女也史記

鼓五十弦琴大容黃帝樂師也念哉戒逸樂既防溢而靜志兮迨



我暇曰翱翔溢滿也迨反也出紫宮之蕭蕭兮集太微之闔闔紫宮

太微並星名也肅肅清也闔闔明大也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鏘鏘史記曰天

曰王良高閣閭道星也史記曰絕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

芒罔車畢星也幕幕罔貌青林天苑也集解惠棟曰李彎威弧之

善云河圖曰桐柏山上為掩畢三危山上為天苑撥刺兮射罽豕之封狼孤星名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撥音

山也封大也狼星名河圖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礴壁壘東

曰罽豕之精上為狼星乘天潢之汎汎兮

史記曰羽林天軍西為壁壘旁大星為北落牽浮雲漢之湯湯史記曰王良旁有八星經倚招搖攝提曰低回刻

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通皇招搖攝提星名也刻音居流反低

緯五星也綢繆相次之貌也通皇行貌也集解惠棟曰偃蹇天矯

揚子太元云陽交于陰陰交于陽物登明堂尚尚皇皇偃蹇天矯

婉曰連卷兮雜沓叢頰曰方驤婉音孚萬反卷音拳並翺翔自

云跳也鹹汨颺戾沛曰罔象兮爛漫麗靡貌曰迭遶鹹音一六反汨音于筆反

颺音道沛音普蓋反並疾貌也藐小也藐音亡小反颺音徒郎反集韻先謙曰官本颺作邊是凌驚雷之硃礚兮

弄狂電之淫裔硃礚雷聲也硃音康礚音苦蓋反淫裔電貌狂疾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貌下多之字踰麗瀕

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麗音亡孔反瀕音胡孔反孝經援神契曰天度像頤宋均注云像頤未分之象

也說文曰宕過也冥幽冥也貫穿也前書谷永上書曰登遐倒景音義曰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從下照故其景倒也厲陵厲也集解

惠棟曰頤麻盤盤其無涯兮乃令窮乎天外據開陽而頻盼兮臨

舊鄉之暗藹春秋運斗樞曰北斗第六星為開陽類音俯暗藹遠貌也暗音烏感反悲離居之勞心

兮情悁悁而思歸說文曰悁悁憂也音於緣反詩國風曰勞心悁悁也魂眷眷而屢顧兮馬

倚輈而徘徊輈音輈也雖遨遊曰嬉樂兮豈愁慕之可懷嬉音通侯反懷安也出

閭闔兮降天塗乘鸞忽兮馳虛無閭闔天門雲罪罪兮繞余輪風眇眇

兮震余旗繽聯翩兮紛暗曖倏眴兮反常閭倏忽也眴音縣眴音混疾貌常閭故

也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謂初遊於四方天地之修初

服之娑娑兮長余珮之參參楚辭曰退將復修吾初服王逸注云修吾初始清潔之服也娑娑衣貌參

參長貌 文章煥曰粲爛兮美紛紜曰從風御六莢之珍駕兮遊道德

之平林以六莢爲車而駕之也結典籍而爲畧兮歐儒墨而爲禽

畧網也音古儒家子思孟軻孫卿等墨家爲玩陰陽之變化兮詠

雅頌之徽音嘉曾氏之歸耕兮慕厯陵之欽崙琴操曰歸耕者曾

事孔子十餘年晨覺眷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鼓之

曰往而不反者年也不可而再事者親也戲歎歸耕來日安所耕

厯山盤乎欽崙山貌崙音吟集解其夙昔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

先謙曰官本注不可下有得字是服也夕惕若厲曰省譽兮懼余身之未勅也其音恭易曰君子終

懼也厲病也勅整也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忍忍慙也音墨無爲已

凝志兮與仁義乎消搖老子曰上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厯遠

曰劬勞老子曰不出戶而知天下系曰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祇懷憂系

也老子曰天長地久左氏傳願得遠度曰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

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也六區謂四超踰騰躍絕世俗飄飄神舉逞所欲天不可階仙夫希

柏舟悄悄吝不飛

階升也論語曰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也其詩曰汎彼柏舟亦汎其流憂心悄悄愠于羣小靜言思之不

能奮飛鄭玄注云舟載物者也今不用而與眾物相混俱流水

中論仁人不用而與羣小並列悄悄憂貌也臣不遇於君猶不忍

奮翼而飛去吝惜也衡亦不遇其時而為宦者所譏故引以自喻

也集解先謙曰相松喬高時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攜也松赤松子

混官本作汎汎然松喬高時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攜也松赤松子

喬也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

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上下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

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二十餘年

後來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

鶴往山巔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去字同志竭來從玄謀

林曰時踞也謂得仙高踞也離附也攜離也音基字從其集解惠棟曰

竭去也音丘列反謀或作謨謨亦謀也音基字從其集解惠棟曰

謀獲我所求夫何思永和初出為河間相

河間王名政集解沈欽

云傳云再遷為太史令而碑乃一遷碑云遷公車司馬令遂相河

間而傳不載其公車令傳云在河間三年上書乞骸徵拜尚書乃

卒而碑不載其為尚書此數事當以碑為正案袁紀陽嘉二年太

史令衡與李固馬融同對策而傳不載又張平子四愁詩序云陽

嘉中出爲河間相與傳言永和初不合李善注據傳駁序竊謂序言縱非平子自造要亦摯虞輩序文章流別者爲之在范史前未可定其是非先謙曰文選序言多謬如長門賦陳皇后復得幸洛神賦曹植感甄類皆是未可依據應間云曩滯日官今又原之是再爲太史令衡自言之此等處亦不能信碑而疑傳也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其

爲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時收禽上下肅

然稱爲政理

集解惠棟曰集云諸豪俠悉惶懼逃出境郡中大治爭訟息獄無繫囚

視事三年上書

乞骸骨徵拜尙書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

集解沈欽韓曰袁紀永和五年侍中張衡上書

云云卽此傳上疏陳事一篇大約范曄先後容有失次未可定袁

紀之誤太平廣記殷芸小說云張衡死月蔡邕母始懷孕此二人

才貌甚相類時人云邕是衡之後身攷衡以永和四年卒邕以初

平三年誅相去五十四年邕壽六十有一則衡死時邕生七年矣

著周官訓詁集解惠棟曰胡廣漢官解詁欽云順帝時平子爲侍中典校書方作周官解說崔瑗曰爲不

能有異於諸儒也又欲繼孔子易說彖象殘缺者竟不能就所著

詩賦銘七言靈憲

集解沈欽韓曰劉昭補注及御覽天部並引之應間七辯

集解沈欽韓曰藝文類聚張衡東巡詔云惟二

篇張衡七辯

巡詔集解沈欽韓曰藝文類聚張衡東巡詔云惟二

結采綿靡

巡詔

集解沈欽韓曰藝文類聚張衡東巡詔云惟二

後漢書五十九

三

羣責備法駕以祖於東門屈於靈宮是日也有鳳雙集懸圖凡三

十二篇衡集作玄圖蓋玄與懸通集解惠棟曰永初中謁者僕射

劉珍校書郎劉駒駘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

請衡參論其事會並卒集解惠棟曰事載胡廣漢官解詁敘而衡常歎息欲終成之

乃爲侍中集解先謙曰官本乃作及是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

綴衡表曰臣仰幹史職敢微官守竊貪成訓自忘頑愚願得專於東觀畢力於紀記竭思於補闕俾有漢休烈比久長於天地並

光明於日月照示萬嗣永永不朽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照作昭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

不合者十餘事衡集其略曰易稱宓犧氏王天下必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史遷獨載五帝不

記三皇今宜并錄又一事曰帝系黃帝堯舜氏作史遷獨載五帝不

少皞行清清即青陽也今宜實定之集解惠棟曰注周書曰乃命少皞清見嘗夢篇今本作少昊請誤也棟案平子以少又曰爲王

辟爲五帝則黃帝爲三皇矣先謙曰注行字衍官本無又曰爲王

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又

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即眞宜曰更始之號建

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及後之著述多不詳與時人追恨之

集解王鳴盛曰衡說皆迂謬不可從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前者意謂宜別作更始本紀耳非如今書以更始元二年書於光武紀而更始自爲列傳也范蔚宗固未嘗用衡謬說又曰更始雖立而力不能一天下若守臣節則漢業墮矣且伯升首義而更始信讖殺之是固不當臣附王郎既誅遂貳於更始至河北關西略定方建尊號可無慚德乃袁紀三卷論云王莽乘權竊有神器劉氏德澤實繫人心更始之起乘義而動號令稟乎一人爵命班乎天下及定咸陽而臨四海清舊宮而饗宗廟成爲君矣世祖經略受節而出奉辭征伐臣道定矣然則三王作亂勤王之師不至長安猶存建武之號已立雖南面而有天下道未盡也宏此論竟以光武卽尊號爲大非其迂謬又出衡下洪頤煊曰前書律厯志更始帝著紀以漢宗室戚王莽卽位二年赤眉賊立宗室劉盆子賊更始帝帝自漢元年訖更始二年凡二百三十歲更始稱帝其說頗與衡同先謙曰光武於更始未得其尺地一民之業在漢史無爲更始立紀之理宜衡上書而帝不聽也通鑑漢紀從光武所封書曰淮陽王綱目雖用分注之例而直書曰漢帝元皆以更始紀年卽衡所謂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者後世自當如此

論曰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

瑗撰平子斯致碑文也

可得而言歟推其圍範兩儀天地無所蘊其靈

易繫辭曰範圍天地之化王弼注云

擬範天地而周備其理也謂作渾天儀也

運情機物有生不能參其智

機物謂作候地動儀等

故

智思引淵微人之上術

集解先謙曰智當作知官本亦誤

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

下

禮記文也

量斯思也豈夫藝而已哉何德之損乎

損減也言藝不減於德也

贊曰三才理通人靈多蔽

三才天地人言人雖與天地通為三才而性靈多蔽罕能知天道也

近推

形算遠抽深滯不有玄慮孰能昭晰

玄猶深也晰音制



後漢書集解卷五十九校補

張衡傳祖父堪蜀郡太守集解錢大昕曰案張堪在列傳第二十

一卷至何焯謂別一張堪非是案張君游雖曾官蜀郡太守而

衡果即其孫則廉吏有後雖別為傳應於書祖父堪蜀郡太守

下聲明已見前傳君游傳末亦不應不附及之况又縣名各異

乎以此推之何說未可非也作二京賦因曰諷諫錢大昭曰夏侯湛張平子碑云二京南都所

歟見隸釋

常耽好元經官本無耽字

作應間注故名之曰應間云官本注無故字

深厲淺揭注揭褰衣也音邱厲反官本注厲作列

人生在勤不索何獲集解先謙曰官本無注謹案惠棟補注於傳

文是惠氏所據北宋本此下原亦無注

枉尺直尋議者譏之注如何君子不待其招而妄見也

原本注待字脫誤在

下正文內已據趙注補正官本待作得誤

於心有猜待集解先謙曰正文待字衍官本無

錢大昭曰注待字誤入正文闕本不

誤則簋殽饌餽注饌仕卷反餽補故反

官本注饌餽下皆有音字

則風后之爲也注藝文志陰陽流有風后十三篇也

錢大昭曰案藝文志陰陽

家者流二十一家兵陰陽十六家此風后十三篇及後地典六篇均在兵陰陽十六家中注均云陰陽流殊欠審

君若綴旒注旒旒旒也

官本注無也字

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注高帝常病

注常當作嘗各本皆未正

詔戶者無得入

案前書本作詔戶者無得入羣

臣注省羣臣二字殊乖文義

蘇武曰禿節效貞注持節臥起

官本注持作杖案前書本云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注專就臥起言

故云持節若改作杖則臥豈能杖作杖非

詹何曰沈鉤致精注荆篠爲竿

官本注篠誤篠

愍三墳之既頽注孔安國謂三墳五典三皇之書案注五典二字衍

曾不嫌夫晉楚注嫌猶羨也音苦覃反官本注覃作覃是

果地震隴西集解沈欽韓曰至無隴西地震事案地震不為災史未必書且或嘗有

此事在後傳究言之以著其驗不必定在造此器三四年內也沈說太泥

必先倥偬之也注埤蒼曰官本注埤誤埋

奢淫詔慢官本詔作詔

又前年京師地震土裂注順帝永建三年京師地震也官本注末無也字柳

從辰曰袁紀載衡上疏在永和五年則注永建當為永和之誤案柳說是也傳言衡造候風地動儀已在陽嘉元年次言衡上

疏陳事自當在後不應反在前永建時注永建之誤無疑惟史稱前年猶云上年據順紀永和三年二月乙亥京師及金城隴

西地震四年三月乙亥京師亦地震如依注作三年則上疏當屬四年袁紀記事恆視范書後一二年殆不足異如依袁紀作

五年上疏則注三年並當改四年矣

恩不忍割官本恩作心

勿令刑德八柄

官本刑誤形

事合宜則無凶咎

官本合作令

然後神望允塞

案望猶怨也詩曰神罔時怨

劉向父子領校秘書注使劉向及子歆為秘書

官本注為作於柳從辰曰桓紀延熹

二年初置秘書監官是前漢時無秘書官也宋書百官志言武帝建藏書之冊置寫書之官於是天下文籍皆在天祿石渠延閣廣內祕府之室謂之祕書至成哀世使劉向父子以本官典其事據此當時與校祕書者皆用本官耳案以祕書為官名乃後世之失如以祕書為地名尤不可通祕書書也今作為祕書則疑於官作於祕書又疑於地均之誤也觀前書成紀作劉向校中祕書向傳作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傳文又本作劉向父子領校祕書注文自應與傳文合為字即領字轉寫之誤於字又明明校字形近之誤兩本固皆有脫謬也

其工治水集解惠棟曰

至而張平子駁之非也

案書鄭注謂堯時共工水官名蘇治

水當即承其官春秋識以其官言之也若與顧頌爭為帝之共工自在縣前衡豈不知必識文本指堯時耳

有公輸班與墨翟注出仲尼後也

官本注末無也字

無所容篡注本作篡者義亦通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曰昧執位案味冒也

志團圓已應懸兮集解先謙曰官本團圓作團團錢大昭曰閩本作團團文選作

搏搏柳從辰曰文選李注引毛詩曰勞心搏搏憂勞也團團即

搏搏作團團誤案柳說是也文選此賦文字多與傳異然如團

團作搏搏蔚蔚作鬱鬱鏘鏘作將將灼藥作勺藥茂蒙作蟻蟻

消搖作逍遙酷裂作酷烈駟債作駟續猶與作猶豫票輕作飄

輕羈旅作羈旅事刃作刺刃駟瀟作泰瀟撥刺作拔刺

颺戾作颺淚之類則皆字之古今通假異而不異者也

喜傳說之生殷文選喜作嘉

感驚驚之特棲兮集解惠棟曰李善云廣雅曰驚鳳屬也柳從辰曰文選

離騷經駟玉虬而乘鸞兮王逸注鸞鳳

皇別名也今本離騷或作鸞古字通用

彼無合其何傷兮至啟金滕而乃信文選其作而乃作後

羌孰可與言已文選與作爲

貼焦原而跟止文選止作趾注焦原原名也官本注無也字跡賤者文選注引尸子跡作

疏

要既死而後已

要官本作安文選作惡皆要字形近之譌

珍蕭艾於重笥兮

文選珍作寶

昭綵藻與雕琢兮

文選雕琢作瑀琢案作琢無義乃琢之譌

想依韓以流亡集解官本注仙人韓終終一作眾

謹案楚辭遠遊篇王逸注眾一

作終梁華林文選旁注引本書注作韓謂仙人韓終也與閭本合官本下文終自服之仍作終雖終眾本同似亦不可兩岐也

鑽東龜曰觀禎注東龜曰東屬集解先謙曰官本東屬作果屬

謹案

作果是也文選舊注引作甲屬甲亦果之譌

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后甯集解先謙曰

至

反王子於后

謹案

文選注各本多誤字此據胡刻本及海錄軒本

問三邱乎句芒

文選平作于

鼈雖抃而不傾注鼈大龜也

至

鼈戴山抃

案章懷義鼈為大龜也本楚辭天問王注淮南

子斷龍足以立四極高注亦云龍大龜又一切經音義十九引字  
林龍海中大龜也力負蓬瀛壺三山說文無龍字字林本以補  
許書乃鼎臣新附則云龍  
海大龍也蓋明為誤文

朝吾行於暘谷兮

文選暘作湯

指長沙曰邪徑兮

文選以作之

翩儻處彼湘瀕

文選儻作續

託山陂曰孤魂

文選陂作阪

愁蔚蔚曰慕遠兮越邛州而愉敖注河圖曰至正南邛州曰深土

柳從辰曰淮南子所言九州與此微異且無邛州故注不取案以淮南所記校此注所引河圖說似互有誤字非果異也文選

舊注云邛州正南州名也四海圖曰交廣南有邛州其處極熱則淮南作正南次州曰沃土次沃當即邛深之謠又如西北台

州正北濟州亦當依河圖台作柱濟作元至河圖之展土開土白土咸州揚州又當依淮南晨作農開作并白作中咸作薄揚

作陽其餘兩集解錢大昕曰蔚蔚文選作鬱鬱案愉敖文選作州固無異也

義選別錢氏失未校至蔚字則本有鬱音乃同音通假也

憇炎天之所陶

文選天作火

顓羈旅而無友兮

羈文選作羈案前書陳餘傳兩君羈旅張晏注羈寄也是羈可通羈

躡建木於廣都兮注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

柳從辰曰今淮南聖形訓作都廣高注都

廣西方山名案今山海經亦作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章懷乃均引作廣都文選李注引淮南子亦作廣都豈

以賦本作廣都注書之體當然耶

集解先謙曰官本未作木疑當作末

謹案據文選注

及淮南子本皆作末高注末端也

聞此國之千歲兮注其下壽者八百歲

下官本注作不文選李注亦引作不案文選考異云

何校不改下陳云不當依范書注作下是也據此則官本作不乃誤改矣

歛神化而蟬蛻兮集解劉攽曰注案文當云蛻蟬所解皮也

柳從辰曰

關本注作蟬蛻蟬所解皮也自不誤官本沿監本之舊蟬蛻下脫一蟬字故劉氏云然

蹶白門而東馳兮注蹶行遠之貌也

官本注遠作處柳從辰曰遠處皆遠之誤注引鄭注禮記

雖未明指何篇然曲禮足母蹶注固作行遠說也案柳說是曲禮釋文亦作蹶急遽貌文選注引漢書韋昭說作蹶蹶也蹶如



踴鞠亦  
急遽貌

悵相佯而延佇

文選相佯作徇徇舊注云悵倘徇徇思貌與相佯義別

曰近信而遠疑兮注曰黃帝荅言也

官本注無也字

疇克謨而從諸

文選謨作謀

尉龙眉而郎潛兮注龙蒼雜色也

官本注無也字

董弱冠而司袞兮注年二十二

官本注作年二十版下二字

王莽殺賢於獄中

案前書賢罷歸自殺非被殺於獄中注誤

穆負天曰悅牛兮

文選負作屈李注引孔傳云屈至也案穆子夢天壓己弗勝非夢至天也屈極也詩曰致天之

屈與傳作負均就天壓言

豈愛惑之乃剖集解先謙曰官本乃作能是

謹案文選亦作能又愛作昏之作而

慎寵顯於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諄

文選於作以諄作訊案李注訊息對反疑本諄之譌

親所睇而弗識兮

文選睇作睇

注睇視也

官本注睇誤梯

母繇攀弓澤己兮

文選澤作倅

注言物牽制於俗

官本注物作勿是

用斐枕而佑仁

文選佑作祐案舊注祐助也疑本佑之誤

鬼亢回弓傲秦

文選傲作斃

德樹茂乎英六

文選德樹作樹德

注六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也

唐安豐縣

在今鳳陽府壽州西南六十里

寒風淒而永至兮

至膳蛇蜿而自糾

文選淒而作凄其膳蛇作膳蛇

仙顙頊之宅幽

文選之作而

斯與彼其何瘳

官本瘳誤瘳

迅飈瀟其騰我兮

文選騰作焱案焱譌字當作焱後文焱忽同

驚翩飄而不禁

驚文選同官本作驚

趨谿嘲之洞穴兮標通淵之礚礚

官本標作標文選趨作越嘲作礚礚標作漂淵作川案標作漂是

嘲與同

懸墳羊之潛深

文選潛深作深潛考異云五臣本仍作潛深

追慌忽於地底兮

文選慌作荒

出右密之闇野兮集解惠棟曰集作石密章懷此注誤當刪李善

得之

案文選右雖作石李善並未為石字作注至引山海經釋密為密山章懷又先有是說密山初無石密之名惠何由知右字之必誤而斷章懷

右字注當刪耶似未可據

載太華之玉女兮注服之成仙

成仙原作神仙依詩緯改官本注不誤

獻環珉與璵璠兮

文選璠作璠

志浩蕩而不嘉

文選浩作皓

百草含藹

官本草作卉是文選亦同

爰整駕而亟行注卽上所謂冰折不營也

營原誤案據上傳文正官本注不誤

抨巫咸曰占夢兮

文選以作作

合嘉禾曰爲敷

禾文選作秀官本傳文亦作秀注仍作禾錢大昭曰秀乃光武諱作禾者不誤案錢說是官本傳文

作秀乃

誤改

屯騎羅而星布注屯從也

官本注從作聚是文選舊注亦同

八乘摠而超驤

文選摠作騰

注摠猶騰也

案摠舒也謂八乘展其材也訓騰與超驤義複非文選摠

作騰亦誤

蜺旌飄而飛揚

文選而作以

心灼藥其如湯

文選如作若

左青瑀目捷芝兮

文選目作之

委水衡乎元冥

文選委上有後字是

激渙忍而爲清

文選激作懲是

素撫弦而餘音兮

文選素下有女字是

既防溢曰靜志兮

文選靜作靖

乘天潢之汎汎兮注曰天潢

官本注漢誤漢

凌驚雷之硠礚兮注礚音苦蓋反

官本注無音字

乃令窮乎天外

令官本作今文選同作令誤也窮文選作窺

據開陽而頻盼兮

文選盼作眴

雖遨遊曰媮樂兮

遊遊文選作遊娛

歐儒墨而為禽

文選歐作歐而作以柳從辰曰作歐是案歐謬為歐歐歐又謬為歐古書相承已久前人論之備矣

此文雖字作歐仍當讀為歐今文選作歐从支亦小誤

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陵之欽荃注歔歔歸耕來日安所耕歷山

盤乎

文選李注引琴操日平均作兮

共夙昔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也夕惕若厲曰省譽兮懼余身

之未勅也

文選昔作夜無兩也字

柏舟悄悄吝不飛注柏舟言行而不遇也

官本注行作仁是

松喬高時孰能離注二十餘年

官本注二作三

同志竭來從元謀注謀或作謨謨亦謀也

官本注作謀或作謀謨亦謀也

永和初出為河間相集解先謙曰文選序言多謬

至

未可依據

侯康

曰傳言永和初則必在永和元年即陽嘉五年也或衡出相時  
尚未改元故仍稱陽嘉詩序與本傳未始不可兼通獨五臣注  
繫之陽嘉元年則大誤耳謹案永和改元據順紀即在正月衡  
即以正月出相亦不得仍繫元嘉况序又明言陽嘉中不云陽  
嘉未何能曲爲之  
解仍未可依據也

永和四年卒

柳從辰曰河南通志衡墓在南陽府東北石橋保

時人追恨之

柳從辰曰御覽七百五十一引歷代名畫記後漢書

駭神豕身人首狀貌惡百鬼畏之好出水邊石上平子往寫之  
獸入潭中不出或云此獸畏畫故不出可去紙筆即去之獸果  
出平子拱手不動潛以足指畫獸今號畫獸潭是衡之多裁非  
一端也案此與三齊略記載始皇巧人潛以腳畫海神狀同一  
不經皆非解畫者之言也衡上疏論圖緯虛妄有云臂猶畫工  
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蓋深鄙之豈自蹈之哉畫獸潭一作巴  
獸潭云